

鄭振鐸編

太
戈
爾
傳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太 戈 爾 傳

編 譯 鄭 振 鐸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序

這册太戈爾傳原登載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及十月號小說月報上。單行本，本想在太戈爾到中國時出版。不料擱置於印刷的地方直到了現在。因爲近來很忙，不能再細讀一過，所以除了一二小錯誤曾改正了之外，其餘文字一概都照舊。

雖然太戈爾在去年四月已到過中國了，已在中國講演了好幾次了，然而能充分了解他的人究竟有多少呢？這篇傳對於想知道他的生平與思想的人，也許不無小小的幫助。

我在附錄裏轉載了我的朋友瞿世英君及張聞天君的幾篇文章，應在此向他們道謝！

太戈爾在中國的講演，俱由我的朋友徐志摩君爲之記錄，他現在正在整理這個講演集，大約不久即可出現。因此，這個小冊子裏對於太戈爾在中國的行蹤與講演，便不再述了。

鄭振鐸 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目次

序	一
緒言	一
第一章 家世	四
第二章 童年時代	七
第三章 喜馬拉耶山	一四
第四章 加爾加答與英國	二三
第五章 浪漫的少年時代	二八
第六章 變遷時代	三六
第七章 旅居西萊達時代	四六
第八章 太戈爾的婦人論	五四

第九章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	五九
第十章 和平之院	六七
第十一章 太戈爾的哲學的使命	七四
第十二章 得諾貝爾獎金以後	八〇

附 錄

一、太戈爾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九三
二、太戈爾的藝術觀	九九
三、太戈爾的詩與哲學觀	一〇六
四、太戈爾的婦女觀	一二九
五、太戈爾對於印度和世界的使命	一三四

緒言

拉賓特拉那斯·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是現代印度的一個最偉大的詩人，也是現代世界的一個最偉大的詩人。

他的作品，加入彭加爾文學內，如注生命汁給垂死的人似的，立刻使彭加爾 (Bengal) 的文學成了一種新的學；他的清新流麗的譯文，加入於英國的文學裏，也如在萬紫千紅的園林中突現了一株翠綠的熱帶的長青樹似的，立刻樹立了一種特異的新穎的文體。

現代詩人的情思，對於我們似乎都太熟悉了；我們聽熟了他們的歌聲，我們讀熟了他們的情語，我們知道他們一切所要說的話，我們知道他們一切所要敘述的方法，他們的聲音，已不能再引起我們的注意了。太戈爾之加入世界的文壇，正在這個舊的一切，已爲我們厭倦的時候，他的特異的祈禱，他的創造的新聲，他的甜蜜的戀歌，一切都如清晨的曙光，照耀於我們久居於黑暗的長夜之中的人的眼前。這就是他所以能這樣的使我們注意，這樣的使我們歡迎的最大的

原因。

他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也如他的詩歌和其他作品一樣，能跳出近代的一切爭辯與陳腐的空氣，而自創一個新的局面。

他在舉世膜拜西方的物質文明的時候，獨振盪他的銀鈴似的歌聲，歌頌東方的森林的文化。他的勇氣實是不能企及。

我們對於現代的這樣的一個偉大的人物似乎至少應該有些了解。

他現在是快要到中國來了，我且乘這個機會，在此敘述他的生平的大略，以爲大家了解他的一個小幫助。

他的傳記的本身也是一篇美麗的敘事詩。印度人都讚羨着他完美的生活。自他的童年以至現在，他幾乎無一天不在詩化的國土裏生活着。我們讀他的傳記正如讀一篇好詩，沒有不深的受牠的感動的。我所以要介紹他的傳記，這也是一個小原因。

去年二月的小說月報上，我曾做了一篇他的傳，但未免太簡略了，所以現在再在此做一篇

較詳細的

我的這篇傳裏的材料，大部分都取之於太戈爾的我的回憶與柯麥爾·洛依 (B. Koomar Roy) 的太戈爾與其詩二書，此外還參考了幾本別的书，他們的名字恕不能在此一一舉出。

第一章 家世

拉賓特拉那斯·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五月六日。他的生地是印度的彭加爾地方。印度是一個「詩的國」，詩就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生的兒童到了這個世界上所受的第一次的祝福，就是用韻文唱的孩子大了，如做了不好的事，他母親必定背誦一首小詩告訴的這種行爲的不對。在初等學校裏，教了字母之後，學生所受的第一課書就是一首詩。許多青年的心裏所受的最初的教訓就是：「兩個偉大的祝福，能消除這個艱苦的世界的恐怖的，就是嘗詩的甘露與交好的朋友。」許多印度人做的書也都是用詩的形式來寫的；文法的條規，數學的法則，乃至博物學，醫學，天文學，化學，物理學，都是如此。結婚的時候，唱的是歉愉之詩；死屍火葬的時候，他們對於死人的最後的說話，也是引用印度的詩篇。在這個「詩之國」裏，產生了這個偉大的詩人太戈爾。自然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他的家庭是印度的著名的望族。近百年來，這家搖籃裏繼續產生了不少的偉大的人物，爲彭加爾 (Bengal) 地方的

文藝復興的先驅者。無論在社會與宗教的改革，在藝術與音樂的復興，在政治與實業的組織上，他們都立有很大的功績。所以印度的人民，尤其是彭加爾的人民，一講起這個家族都帶着十二分的敬意。在這樣的家庭產生了他，也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這個家族當中，最著名的人有柯麥爾，太戈爾 (Prosonno Koomar Tagore)，他是一個地主，一個享大名的律師，一個編輯者，他生平做了不少的關於法律與教育的文字，又創辦了英印協會，為牠的會長；有莫汗，太戈爾 (Raja Sir Sourindra Mohun Tagore)，他是印度的一個最著名的音樂家，他創辦了彭加爾音樂學校，及彭加爾音樂院，還著了不少的論印度音樂和樂器的書；有阿白寧特拉那斯，太戈爾 (Abanindranath Tagore)，他是一個著名的畫家，印度藝術復興運動中的一個領袖；有拉馬那斯，太戈爾王 (Maharaja Ramanath Tagore)，他是我們現在所敘的這個大詩人的祖父的兄弟，一個政治上的領袖，並且也是一個著作家；有特瓦拉甘那斯，太戈爾王子 (Prince Dwarkanath Tagore)，他是這個大詩人的祖父，一個大地主，創辦了地主協會，又是一個社會改造者，著名的慈善家，最初反對印度婦人殉夫的風俗。

在許多名人中，尤其著名的是這個大詩人自己的父親特平特拉那斯（Debandranath Tagore）他不是一個國王，他不願意得到這種的地位，但印度的人民却榮他更可貴的尊號，稱他爲「大哲」。他是印度近代的一個最偉大的社會的和宗教的改革者，他的犧牲的精神和堅定的主義，近代的印度沒有一個人足以與之並肩。他是一個王子的兒子，然因要盡道德上的義務，竟把所有的地產，兩手捧給他父親的債主，使他自己安於一個窮人的地位。這些債務，本來都是沒有法律上或文件上所規定的必要償還的責任的。債主們爲他的這個義俠的舉動所感，竟留下一部分的財產還給他。他共生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大詩人拉賓特拉那斯是他們當中最少的一個。在他們幾個兄弟當中，著名的人也不少，有一個名特威琴特拉那斯（Dwijendranath）的，是現代的一個大哲學家。「松鼠從樹枝上躍到他的膝上，鳥兒們棲息在他的手上。」

第二章 童年時代

大詩人的太戈爾在這樣的一個家庭中度過他的童年

他和別的兩個孩子在一起讀書，他們都比他大兩歲；那時所讀的東西，他早已忘懷；他所記得最真切的祇有『雨濺葉顫』及『雨浙瀝的落下，潮水泛溢到河上來』二句。這是他與文學第一次的接觸；他說，當時的印象，到現在還沒有消滅。

他在家中，不常見到他父親；那個『大哲』是常在外面旅行的。他幼年的保護者是幾個男僕人，他們都是很粗心很自私的。他們常常爲免除他們的看護的麻煩起見，把小孩子們關在一間屋裏，不准他們自由行動。有一個僕人，常叫太戈爾坐在一個指定的地點，用粉筆在地上畫了一個圓圈，把他包圍起來，並且驚嚇他說，如果他離開這個圓圈一步，就會有危險。他便坐在那里動也不動，因爲他讀過拉摩耶那 (Ramayana)，知道有一個人因爲擅自離開別人所畫的圈子，後來竟遇到許多危險。幸而他所坐的地方，常近於窗口；他從窗中能夠看見花園，看見一個池，

許多行樹，還看着往來的人與鳥兒等；鴨子在池中游泳，樹影在水面映動。有一株榕樹，尤使他注意，他在後來曾有一首詩寫到牠：

『呵，古老的榕樹，你的絞繞的樹根從枝上掛下來，

你日夜站着不動，如一個修道者之在懺悔，

你還記得那個孩子，他的幻想曾隨了你的陰影而遊戲的嗎？』

天然的景色，使他忘了囚禁之苦。

他在家中，幾乎一步也不會踏到大門以外。即家中的許多房屋，他也不能走遍。他父親的房
子在三層樓上，因為他常不在家，所以門終日都是關着。幼年的太戈爾常偷偷的推門進內，坐在
沙發上。

有一天，他正在可以看見大路的樓廊上游戲，他的外甥薩底亞 (Satya) 突然的『巡警！巡
警！』的叫着，想去嚇他。他那時候，還不明白巡警的職務是什麼，僅知道他們是可怕的，犯罪的人
一被他捕去，便如被鱷魚吞入口內一樣，永不會再出來。所以他一聽見這個叫聲，幼稚的心，大為

恐怖，立刻逃進屋內，不敢再出去，靜靜的坐在他母親的房門口，拿了一本拉摩耶那在讀。這本書是屬於他的祖姑母的。他的心漸漸的沉浸到書中去，看到一個悲慘的地方，竟哭泣起來。他的祖姑跑了來，把他的書取去。這件事，也使他許久不會忘記。

他一天一天的長大，一天一天的更渴望到家宅以外去看看。

有一天，他看見他的一個哥哥和他的外甥薩底亞同到學校裏去上學。因為他還少，他們不讓他同去。當薩底亞回家時，向他誇說路上的經歷。他竟哭起來，要求也到學校裏去。他的家庭教師跑來，重重的打他幾下，對他警告道：『你現在哭着要進學校，將來恐怕你更要哭着想出校呢。』他忘了這個教師的姓名，面貌及性質，但他的沉重的手掌和他的這個沉重的警告，則使他永不能忘。他說，在他生平，不曾聽見比這個更確的預告。

他的哭聲，使他立刻達到他的願望。他進了東方學院。在那里學的什麼，他早已忘了，但他們的一種刑罰，則還留一個很鮮明的印象在他腦中。凡是不能背誦功課的兒童，都被罰立在木凳上，兩臂伸開，手掌向上，在手掌上堆了好幾片石板。

他很不喜歡這個學校。離了家庭的拘束，又進了學校的囚籠，他自然很不高興。他的家庭教師的預言至此不幸而中；他不久竟離了這個東方學院，改進一個師範學校。但這個師範學校與他的性情也不相宜。同學對他不好，教師也使他討厭，他自己曾說，有一個教師，常用粗暴的話問他，他以此為恥辱，因此對於他所發的問題，概置不答。全年之中，他都坐在一班的末座，不開口說一句話，祇是自己在沉思着，在想解決許多人生的大問題。他說，「我還記着一個問題：如果我沒有武器，將怎樣去打敗一個敵人。解決的方法就是如果我馴養了獅子，老虎和狗去開始戰爭，那末便容易得到勝利了。」

如此的一年過去了。到了年終考試時，他竟獲到班中最高的分數。他的教師覺得很驚奇，以為一定有別的原因，便請學校當局覆試。但覆試的結果，他仍然保持他的原有的分數。

他既不喜歡這個師範學校，於是他的家人又把他送進彭加爾學院，一個英印的學校。雖然這個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對他沒有特別的惡感，但他仍然覺得牠是一所監獄，一座病院。

他同時在家庭中研究生物學，生理學，物理學，幾何學，歷史，音樂及英國文學等。他所最不喜

歡的就是英文。他的家庭教師，常常很熱忱的使他明白英國文學的好處，但他常是置之不見不聞。教師從著名的英國詩人的作品裏，引幾段名句背誦給他聽，他却笑了起來，使他的教師弄得臉紅耳熱，祇好停止背誦。

但他在實際上決不是不喜學問的，他所不喜歡的是強迫的和規定的課程。他心中充滿了詩的衝動。當他極少的時候，即已醉心於詩歌。以後，則對於詩的興味，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

他最初學做詩，是由比他年紀大的一個姪子約底白魯克僖 (Jotiprokash) 的鼓勵。當太戈爾七歲的時候，有一天正午，約底白魯克僖突然的掖了他的手臂，引他進他的書房。對他說道：「你有做詩沒有？」

「我怎麼會做？我還不知道怎樣做。」

「我會教你的，我讀過莎士比亞的韓梅雷特 (Hamlet)，雖然我不是一個詩人，但我覺得你的心情，如果好好的加以訓練，必可以成一個大詩人。」

於是約底白魯克僖便取了紙與筆，告訴他做十四綴音詩的方法。這就是太戈爾第一次所

受的做詩的方法。

當他在師範學校的時候，有一個教師，和他很好，知道他是喜歡詩歌的，便常常的教給他做詩的方法。他或者代太戈爾出一個題目，或者自己先寫了一二行，然後再叫這十歲左右的學生接下去寫。

雖然他自己曾說，他家裏的人對於他都不大留意，他的嫂子尤阻礙他做詩的天才的發展，然而他的詩童的聲譽，竟一天天高起來，他的詩才竟一天天發展起來，如趨下的清溪一樣，路中的圓石是不能阻止牠的東流的。

他的童年時代，便是如此。

他在一封信上曾說道，「我的幼童年代，已經不大記得，但我却很記得，常常的，在清晨的時候，我心上總不知不覺的泛溢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全世界對於我似乎充滿了神祕。每一天，我總拿了一根小竹棒，在那里掘土，想着我也許可以發現那些神祕的一個。這個世界的一切美麗與甜蜜與芬芳，一切人民的走動，街上的唱聲，鶯的鳴聲，以及家園裏的可哥樹，池邊的榕樹，水

上的樹影，清晨的花的香氣——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感得有一個朦朧的認得的人物，幻化了這許多形態，以與我爲伴。」

他又在一個別的地方說道：「當我回顧我童年的時候，這個總站在我記憶的前面，就是人生與世界似乎是充滿了神秘。我每天感到，並且想到，無論什麼地方總有些不可臆測的東西，我之遇見他在什麼時候也不能決定，似乎自然常緊握了她的手掌，向我問道：「告訴我，我手裏有什麼東西？」我永遠不敢回答，因爲無論什麼東西，在那里都是有的。」

他的愛自然，愛自然的上帝的心，在這個童年時代已經具有了。

第三章 喜馬拉耶山

太戈爾的父親特拉那斯有一次到喜馬拉耶山 (Himalayas) 去旅行，那時，大家忽驚傳着俄國侵略的消息；許多人都以為喜馬拉耶山的地方很危險。他母親因為他父親正在那里，心裏十分的驚慌。但是他家裏的許多人，却都不肯分擔她的憂慮。她最後跑到這幼年的詩人那里，要他的幫助。她問道：「你會寫信到你父親那里，告訴他俄國人的消息麼？」他便動筆寫這封信，這是他寫信給他父親的第一封信。他不知信是應該怎樣起首，怎樣結束的，跑去問了一個人，才把牠寫成功。他父親回了一封信給他。他叫他不要害怕；如果俄國人真個來了，他自己會把他們趕跑的。這些話並不能減少他母親的憂慮，但在他心裏，則以為父親已經是沒有危險了。自此以後，他便每天都想寫信給他父親。

隔了不久，他父親從喜馬拉耶山回家。全家換了一個樣子。母親自己到竈頭上幫廚子的忙，他父親久閉的房門口，也立了一個僕人，叫孩子們當他午睡時不要在房子外面吵鬧。他們都輕

輕的走着路，低聲的耳語着，連向這房裏一張望也不敢。

他這時候的功課，還是照舊，但他仍然是對於這些規定的功課不感興味。他常常自動的讀許多他所讀不大懂的東西，但讀時雖不大懂，却能深深的使他感動。有一次，他大哥看見黑雲突然的密集，口裏背吟着幾句卡利達 (Kalidas) 的雲的使命。他這時候，連一句桑斯克里底 (Sanskrit) 文也不懂，但他的大哥的歌聲，却使他十分感動。還有一次，他得到一本有插圖的古玩鋪一書，這時，他的英文程度還很淺，他把這書全讀完了，其中的文句，至少有十分之九是他所不懂的，但他却有一個朦朧的具體觀念，讀時十分感得興趣。又有一次，他陪他父親，坐了家艇到恆河上去。他父親所帶的書中，有一部約耶地瓦 (Jayadeva) 的吉塔哥文達 (Gita Govinda)。牠的詩句不是分行寫的，全書都如散文一樣，接連的寫下去。當他讀到：

『黑夜走過寂寞的林屋』

一句時，他心裏感着一種隱約的美。他把那些詩句照音韻分開，把全書重鈔了一過，給他自己讀。這種工作使他得很大的快樂。然而他這時對於約耶地瓦所說的意義，實未完全明白。

依據他自己的這幾個經驗，他後來便發表一段對於教育的意見：

「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於解釋意義，而在於敲打那心的門。如果我們問一個兒童叫他敲出在這樣的敲門時，他心裏所驚覺的是什麼，他也許要說出些非常愚笨的話來，因為內部所發生的感覺是比他能用言語表白的更爲巨大的。」

有一天，他父親叫他上樓，問他道：「你願意陪了我同到喜馬拉耶山去麼？」離開彭加爾學院而到喜馬拉耶山去，當這個幼年詩人聽見這句話時，他真是驚喜欲狂！他連忙應了一聲「願去」於是他們不久便動身走了。

他們先到鮑爾甫 (Bolpur)，住在他父親爲靜修而建的「和平之院」 (Shanti Niketan) 裏。他的外甥薩底亞會到過這個地方，回來時告訴過他許多事情，並對他說，乘坐火車是個最危險的事，一不小心，滑下去就是死。又說，一個人一定要用全力堅坐在椅上，不然，車一開，大震動便會把人彈到外面出的。所以當他到加爾加答車站乘車時，心裏非常害怕。到後來，他很容易的上了車，車開時又不見得有大震動，他心裏反到覺得有些失望。火車迅馳的前進，廣漠的田疇，清碧

的溪流翠綠的樹林，蒼老的村居，都在他眼前飛奔而過，黃昏時，他們到了鮑爾甫。他在轎中，閉目想把途中的美景一一存留在心上。

在鮑爾甫的時候，他行動非常自由，他父親並不禁止他的遊散。沙地上有許多美麗的圓石，小溪在他們中間流過。他常在這個地方，收集了許多奇形的圓石，把衣袋都放滿了，他把這許多收穫，都取出給他父親看；他父親很熱心的說道：

「真是有趣！你在什麼地方得到這許多東西？」

「還有許多許多，幾千幾萬呢！」他說道，「我每天去收集了許多來。」

他父親說道，「很好！為什麼不用這些石子裝飾我的小山？」

所謂小山，乃是一個土堆，他父親常坐在頂上做早禱的。

當他離開鮑爾甫時，他因為不能把那些圓石帶走，心裏還很覺得煩惱。

他在鮑爾甫所最喜歡讀的書，乃是拉摩耶那。他常常坐在露天底下，帶着沉摯的情感，在讀着這本書。有時，他讀到書中悲哀的地方竟哭起來，有時遇到可笑的地方，他又笑起來，讀到冒險

的地方，他又爲書裏的英雄着急。這時，他又得到了一本日記；他常在這本日記上寫他的童年的詩歌。他拿了這本日記在手裏，便覺得自己是個詩人；他常坐在綠草上，在一株小的可可樹底下，兩隻赤足伸直着，在那裏寫他的詩。

他父親要使他練習注意，便放少數錢在他身邊，叫他負保管及記帳的責任，又叫他開他的金錶。但其結果總是常常錯。有一天帳目上的款却比給他的錢還多。他父親說道：「我真要叫你做我的會計，錢在你手裏，似乎會變多起來！」至於錶呢，不到幾天便被送鐘錶鋪裏去修理去了。

他們離了鮑爾甫到安里鬧爾 (Amritsar) 去。在路上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火車停在一
個大站，查票員跑來驗票。他很驚奇的看着這幼年的詩人，好像有些疑心。他走開了，又同了一個
人來，看了一看又走了。最後站長自己跑來，他看了太戈爾所執的半價票問道：

「這個孩子已經過十二歲麼？」

他父親回答道：「沒有。」

那時他實在祇有十一歲。但他的身體，也與他的詩才一樣，都是早熟的；在別人看來，他的相

現實比年齡大。

站長說道：「你必須代他買一張全票。」

他父親一句話也不說，從皮篋裏取出一張數目很大的鈔票交給那個站長。當他們把餘錢找還他時，他隨手把這些錢都擲到窗外去，說道：「我從沒有一句謊話，尤其是對於錢。」站長立在那里，感得他自己的卑鄙。

安里爾爾的金色的寺院如在夢中似的，跑到他的眼前。有好幾個早晨，他伴了他父親到湖中的一個寺院去，雜在衆人中祈禱。黃昏的時候，他父親面對着花園坐着，月光從樹葉中穿過來，映照在地上；他便爲他父親唱着禱歌。他父親低着頭，握着手，專誠的靜聽着。這種景像，他到現在還不會消融掉。

他父親帶了好幾部書來教他讀。最初選擇出一本法蘭克林傳來（*The Life of Benjamin Franklin*）但不久他父親便覺得不好。法蘭克林是一個太職業化的人，他的狹隘的計算的道德，使教者引起厭倦的心。同時，他父親又教他桑士克里底讀本第二册和通俗天文學。他有時察

看他父親帶去給他自己讀的書；這些書中，便他最注意的是一部有十冊或十二冊之多的琪彭 (Gibbon) 的羅馬史。他覺得牠是乾燥無味的東西。他想到：「我是一個小孩子，沒有幫助的，讀了許多書，是因為必須要讀的。但是，一個大人，他本來可以隨意的讀書或不讀書，為什麼也是如此呢？」

他們在安里鬧爾約住一月；到了四月的中旬，他們便動身到喜馬拉耶山上去。在安里鬧爾的最後幾天裏，太戈爾心中已感覺到喜馬拉耶的強大的呼喚之聲了。

他們走上山坡。春花在路邊巖隙中盛放着，瀑布在森林中掛下。太戈爾的雙眼幾乎沒有停視，他祇恐怕把美景忽視了。他的心漲滿了新的愉快。最後，他們住到一個山頂上。雖然氣候已近五月，那里依然覺得寒冷；山峯的陰面，冬雪還不會消融。在他們的房屋下面，有一座森林，這幼年的詩人，常常一個人跑到那里去。

他睡的房子在那所屋的盡端。他臥在床上，從窗中可以看見遠處戴雪的高峯，在星光下面朦朧的耀着。有時，他在半睡半醒時，能夠看見他父親披了紅的披肩，手裏提着燈，輕輕的走過去，

坐在遊廊裏入定。他又睡着了一會。他父親便到他床邊，推他起來，那時夜的黑色還未過去。這時是他記誦桑士克里底文的時間。太陽昇了，吃了早餐，等他父親做完祈禱，他們便出去散步。但他怎能和他父親同走呢！許多大人且追他父親不上。隔了一會，他便從山上的一道便道裏回家了。等他父親回來，他又讀了一點鐘英文。下午又要讀書。但他早晨起身得太早了；到這時候『睡眠』便來復仇。他父親看他要睡，即停了不教。而那時『睡眠』却又飛走了。他取了棒子，個山上去亂跑。他父親並不阻止他。這位大哲向來是干預他兒子們的自由的。

太戈爾常常由這個山峯跑到那個山峯，自然對於他顯出千萬的神祕。青碧無垠的天空覆蓋在頭上，銀鍊似的瀑布從千丈的懸崖上倒掛下來，水聲潺潺的響着，大樹如祈禱者，靜悄悄的立在那里，他這時便與巖石以及這一切大樹瀑布爲伴侶。他的心胸擴張着，如河流之泛溢。

他這時並未忘了家。他常常對他父親談到家裏的事。當家裏的人一有信來，他便立刻拿給他父親看。

他如此的伴他父親在喜馬拉耶的山峯上住了幾個月，後來，他父親叫一個僕人送他回家。

他在這時期所受的他父親的人格的感化與所得的自然的美景的賞賜，使他終生都印着痕跡。

第四章 加爾加答與英國

自從太戈爾由喜馬拉耶山回到加爾加答，他在家庭裏的地位較前變了一個樣子。他這次的歸來，不僅是從旅行回家，而且是從他僕人的專制底下，回到他家的內室裏去。當許多家人聚在他母親室內時，他在他們當中已能占一好地位。黃昏時，家人都集在露台上，他是一個重要的發言者。以前，他在師範學校時，第一次在讀本中知道太陽比地球大千百倍的事實，回家時，便驚喜的跑去告訴他母親；現在他在這個黃昏的聚會中，又把他在喜馬拉耶所學的天文學的知識，一一的都搬運出來。但最使他母親喜歡的，乃是他說到他已能背誦拉摩耶那的桑士克里底的原本，她說道：『快把拉摩耶那的原文背誦幾節給我聽！』但是他所讀的原文的拉摩耶那實在祇有在讀本中的幾節，且已記憶得不大清楚。但他這時在這種的熱心於她兒子的天才的母親前面，却又沒有勇氣說：『我已經忘記了。』於是祇好就所能記得的參以自己的話讀出來。她的喜悅之心，一時按壓不住，便叫了他的大哥哥來，說道：『你聽拉賓 (Rabi) 讀原文的拉摩耶那，

他讀得真好！太戈爾便在他面前讀了幾句，但他大哥那時正忙於自己的著作，並不熱心聽著他，僅說了聲「很好」，便轉身走開了。

他自遊了喜馬拉耶山，及得到入內室的權利以後，對於學校的生活，更覺得不欲再繼續下去。他想了種種方法，逃避入學。他的家人不得已，祇得把他換了一個學校，從彭加爾學院轉到聖史卡佛 (St. Xavier's) 但結果也不見得好。他的兄弟們，這時對他都已失望，他的大姊有一天說道：「我們都希望拉賓有成就；但我們的希望的幼芽，現在已遭摧折了。」這時，他家裏還有一個家庭教師。他見太戈爾對於規定的課程不感興趣，便爲他解釋戰神之生及莎士比亞的麥克伯 (Macbeth)。他初用彭加爾話解釋麥克伯給太戈爾聽，然後叫他把她譯出來。他同時還自動的讀了許多彭加爾的書和雜誌，常在日記簿塗抹了許多詩句。他很想成一個詩人。他的詩才漸漸的發展，他的教師及幾個家裏的人，漸漸承認他的天才；他在家中便得了詩人的稱號。這時有一個雜誌新出版，他的詩歌第一次被刊登在上面；他的散文第一次出現時也是載在這個雜誌裏。他著作的心很熱切，有許多夜，他不睡眠，一個人在房裏的微光下讀書，遠寺的鐘聲鏗然而鳴。

夏夜月明如畫的時候，他便如幽靈似的，在花園中的樹蔭下或月光中走着。

當他十六歲時，他的一個兄弟創辦了一種雜誌，名巴拉特 (Bharati)，他大哥做了編輯，他也參預編輯部的事；在第一號裏，他做了一篇評論及一首名詩人的故事長詩。

巴拉特出版後的第二年，他的二哥想把他送到英國去留學，他父親答應了他。於是太戈爾便隨了他二哥到阿默達拔 (Ahmedabad)；他的二嫂和姪子們這時在英國，所以他二哥在阿默達拔的房子是空着。太戈爾覺得他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好，便常取了一本英文書依賴字典的幫助，逐漸的讀下去。自他幼時，他讀書已有不求甚解的習慣，這個習慣所收獲的果實有好有壞；他到了現在還受着牠的這種影響。

在阿默達拔住了六個月，太戈爾便動身到英國去。他以一個十七歲的向木與外界交際的兒童，投身入英國社會的大海中心裏，自有些惶恐。幸而他的二嫂和姪子在白里頓 (Brighton) 給他以不少的照應。

冬天到了，他們正坐在火爐旁邊，孩子們忽然很激動的跑進來說道，「下雪了，下雪了！」他

們立刻跑出去。外面是異常的冷，地上滿鋪着白雪。這種自然是與他故鄉的不同的。灰色的天空，潔白的雪，對於他都如一個夢境。

他的日子在快樂中過去。他二嫂待他很周到，他的兩個姪子終日與他在一處遊戲。這是他給他的心與小孩子的第一次。他心裏充滿了愉快與新鮮的感覺，他自己重與小童的天真的國土相接觸。

這種境遇，不久便不能繼續，因為他到英國來，目的在於學法律，成一個律師。他先進白里頓的一個公共學校，後來又移到倫敦，住在一個宿舍裏。每天有教師來教他臘丁文。他的窗外，除了赤裸裸的脫葉的樹以外，什麼景色也沒有。這種沉悶的生活，在太戈爾是萬難忍受的。

他的二嫂又叫他到台房蕭 (Devonshire) 去。那裏有山有水，有汪洋的大海，有滿綴小花的草地，有青翠的松林，還有二個可愛的活潑的小伴侶。他眼中所見的都是美，心裏所有的都是快樂。他常常帶了傘，坐在海濱的岩上；綠波無際，海濤澎湃，晴日在微笑，松林的影子靜謐的立着，他在寫他的詩。

義務又來召喚他，使他不得不離了這裏而回到倫敦去。這一次，他住在史格得博士 (Dr. Scott) 家裏。史格得夫人看待他如自己的兒子。

他在敦倫住了幾個月，他有一個兄弟要回家，他的父親叫他一同回去。他得到這個召命，心裏十分高興；故鄉的光明，故鄉的天空似乎都在靜默的呼喚他。當他向史格得夫人告別時，她握了他的手，哭着說道：「你既然要走得這樣快，爲什麼先前要來我們這裏呢？」

第五章 浪漫的少年時代

太戈爾現在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他飲着青春的酒，他的熱情，他的感觸，奔馳而外放，他所見的僅是愛情與浪漫。同樣的自然，同樣的人民，同樣的生活；然而現在對於他似乎都變了一個樣子。他要知道，這是他自己變了呢，還是世界變了呢？不久，他便發現，他自己是先變，然後與他接觸的世界也變了。他童年時代的神祕主義已經還給了森林與花與山與星。他現在已不是一個神祕者而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了，有一個時期，他竟成了一個享樂主義者——穿着最好的時式的絲裳，吃着美食，做着敘愛情的抒情詩及其他文藝作品。

他和他家裏的人，這時似乎都很隔膜。他在五十歲時，自己曾說道：『我自十六歲至二十三歲的一個時期的生活是一個極端的放浪與不守規則的生活。』但他這時所做的抒情詩，却都是極好的詩。

『我跑着，如香麝之在林影中跑，聞着他自己的芳香而發狂。』

夜是五月的夜，風是南來的風。

我迷了路，我浪游着，我尋求我所不能得到的東西，我得到我所不尋求的東西。

我自己欲望的印象從我心裏跑出來，在跳着舞。

燦耀的幻象閃過去。

我想把牠緊緊的握住，牠避開我，引我到迷路。

我尋求我所不能得到的東西，我得到我所不尋求的東西。」

太戈爾在這時候，正是「聞着他自己的芳香而發狂」的時候。他在「快樂的悲哀」裏又寫道，

「快樂睜開他的倦眼，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在這樣的一個明月滿地的夜裏，僅有孤零零的一個人，』於是所有他的思想，都放在歌聲中——『我是怕孤寂的，我不見一個人來訪問我——我是孤獨的，我是孤獨的。』」

「我走近他，輕輕的問道：

「你所希望的來安慰你的人是誰呀，快樂？」

「快樂開始哭了，他說道：

「愛情，愛情，我的朋友。」

「快樂又接下去說道：『我願意我死了，把我自己重生而為憂愁。』

「你為什麼這樣的絕望，快樂？」我問道。

「為什麼，我是孤獨的，孤獨的，不見一個人來訪問我。」

「我問道：『你喜歡看見的是誰呢，你心裏所愛慕的是誰呢，快樂？』

「他的眼睛中又閃耀着淚點，他說道：

「愛情，愛情，我的朋友，僅是愛情。」

快樂所要尋求的，正是他這時所要尋求的。

他是一個大哲學家，印度的精神的與愛國的領袖，一個歌者，一個戲劇家，一個編輯者，一個教育家，而超乎這一切，他却是一個愛的詩人。(The Poet of Love) 愛情從他的心裏靈魂裏

泛溢出來，幻化了種種的式樣；母的愛，子的愛，妻的愛，夫的愛，情人的愛，愛國者的愛，自然的愛，上帝的愛，一切都在他的優美的詩歌裏，曼聲而懇摯的唱出來。他的歌聲漾溢在天空之下，輕輕的觸着人的心絃，深入的飛住在他們的心靈上，使他們快樂的笑着，脈搏幾乎停止，眼裏閃耀着淚珠。

他表白愛情，極爲自然，因爲他自己已經歷過一切愛情與生活的階級。他經過愛的顫動，熱情的奔流，失望的悽楚，默修的靜謐。而在這少年時代所唱的戀歌，尤足以激動一切在沈醉在青春的夢裏的少年的心靈。

他的這些戀歌，曾引起印度的許多道德家的反對，他們聯合而攻擊這個少年的作家，他們怕太戈爾的這些詩歌，要破壞印度的舊道德。卽青年的人見他的甜蜜的戀歌，也有不少引起反感。有一次，當太戈爾的歌聲，已經換了他的調子，許多人都忘了他少年的浪漫，而敬仰他若大聖時，有一個人，在一個學校的宿舍裏，唱着太戈爾的一首情詩：

「這裏，我愛，這裏來走過我的這個樂園裏，看我的花木在什麼地方是美麗的開着，西

風柔和的吹拂着，風中帶着花的芬香。月光照着，一條銀色的河，潺湲的流下林路。」

一個少年叫道：「你爲什麼唱這個淫詞？」他告訴他說：「這是太戈爾的詩。」他更覺得驚奇，直到把原文拿出來給他看時，他才默然無語。

像這種的誤解，是常常要發生的；這些舉動僅足見妄施譏彈者的無識，至於偉大的作者，則固如日月之中天，他們的光明決不是微風所能吹得熄的。

太戈爾這時候是最自由的；他脫盡了他家庭的傳襲的主見。他隨意的寫詩，隨意的毀了他；因他這時的詩大概都不是在紙上而是在石板上寫的；他不是爲了博朋友的悅樂而寫詩，乃是如閒雲之舒卷，流水之淙淙，完全爲他自己的快樂而寫的。他在我的回憶裏會說：「石板似乎對我說道：『不要怕，寫你自己所喜歡寫的，擦一下，就可以都拭去了。』我如此的寫了一二首詩，毫

不受拘束，我覺得極愉快。我心裏在說道：『我所寫的東西，終於成了我自己的了！』在別一個地方他又有一段話提到這時的情況：

「在我做詩人的歷史中，這個時期最使我留戀。從藝術方面看起來，桑底亞，桑吉特 (San-

dhya Sangit) 也許沒有什麼特殊的價值，因為這一集裏的詩都是未成熟的。牠的文字與思想及韻律，都不能表白得確當。牠的最好的功績乃在能表現我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所以雖然在批評家看來毫無價值，而在我看來，那快樂的價值却是無限量的。」

在詩的內容以外，太戈爾這些情詩的韻律與風格也受了當時批評家的不少的攻擊。他們以為太戈爾的詩，把彭加爾固有的格律破壞了。但這種論調，現在也已銷聲匿影了。太戈爾對於彭加爾文字之所以有大功，即在於他之引用了許多新的優美的韻律與新的活潑的形式。現在的許多彭加爾的少年詩人，差不多都是受了他的感動，而努力去模倣他的作風的。

太戈爾很早的就成了一個著名的戲劇家。他家裏的文藝空氣很濃厚。他論著完了一本劇本，即可在家裏聚了幾個同嗜好的人把她實演起來。他自己也參與在他所著的劇中，當其中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十四歲時，即已著了一部歌劇，名巴爾米基·柏拉底瓦 (Palmiki Prativa)。此後繼續做了許多這一類的劇本。他們自己著作，他們自己歌唱，他們自己演做。在這種的快樂空氣中，他度過了他的二十歲。有些戲劇批評家說，如果太戈爾願意到舞台上，他一定可以成

一個彭加爾的最偉大的伶人。

他從英國被他父親叫回來後，許多人都以為他不能在英國學法律，是很可惜的事，都叫他父親再送他到英國去。這個第二度的遠行，果然不久便實現了。與他同行的是他家裏的一個親戚。但他們走到中途，又因事折回了。法律的神似乎阻止他入門。

當他受批評家的種種攻擊時，他得了一個很重要的朋友，使他鼓勵起精神，不顧一切，邁步向前走去，在詩國中成就了許多偉大的高尚的功績。這個人就是彭加爾最偉大的小說家却脫柏西亞 (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a)。他們第一次的遇見，在一個政治家、歷史家與小說家杜特 (Ramesh Chandra Dutt) 家裏的結婚宴會裏。杜特為要向彭加爾最偉大的作家致他的敬意，特以一個花圈套在却脫柏西亞的頸上。却脫柏西亞立刻把這花圈從自己頸上脫下，把牠放在太戈爾的頸上，說道：『這個花圈應該給他——你沒有讀過他的桑底亞·桑吉特麼？』杜特道：『沒有讀過。』於是却脫柏西亞便舉出這詩集裏的許多好詩，極端的讚頌牠們。這樣的出於意外的榮遇，使太戈爾眼中滿含者快樂的感激的淚。他忘了所有從平庸的批評家那

裏受到的苦痛，認識了他自己的天才與地位，却脫柏西亞的這個榮典，對於太戈爾實比諾貝爾你
獎金 (Nobel Prize) 更光耀萬倍。

太戈爾的少年期，雖曾如上所述，沈浸於肉感之中，高歌着戀情的調子，但他的精神的靈的
感覺，究未完全在他心上拭去；他的心還時時的受這兩個潮流的衝擊。即在他受肉的感官的誘
惑最甚的時候，靈的光明仍然還熠熠的在他心頭裏照耀着。

這兩個肉的與靈的潮流的衝突的經過，在他的長詩愛人在夜與在早晨時裏能夠充分的
表現出來。

第六章 變遷時代

太戈爾的浪漫的少年生活，到了二十三歲時告了終止。他這時候正與一個女子結了婚。靈的感覺，漸漸的在心裏與了優勢。他漸漸的舍棄了他的清新的戀歌的調子，而從事於神的讚頌。可愛的神，已把她的面紗卸下了。

『清晨的時候，我在自由學校街上看日出。一層紗幕放開了，我所見一切的東西都清明起來。全部的景色是一部完美的音樂，一部神奇的韻律。街上的屋宇，兒童的遊戲，一切都似是一個明澈的全體的一部分——不能表達的燦麗。這個幻景繼續了七八天。每個人，即那些吵擾我的人，也都似失掉他們人格的外層牆界；我是充滿了快樂，充滿了愛，對於每一個人及每一最微小的東西……在自由學校街上的那天清晨是第一次給我以內在的幻景的事物之一，我想把牠表白在我的詩裏。從那時候起，我覺得這就是我生活的鵠的：表白出人生的充實，在牠的美麗裏證明其為完整的。』

這就是他看見放下面紗後的神或自然的經過

在這一天，他做了一首詩，名泉的覺醒，這首詩在藝術上雖不能算是極高，却足以極表顯出太戈爾的那時的內在的情緒與他的個性。

「我不知我的生命經歷了這許多年以後，到今天怎麼還會有這樣的一種覺醒。我也不知道，在清晨的時候，太陽的真光怎麼會射進我的心，或那晨鳥的音樂怎麼會鑽入我心房的黑暗的最深處。

「現在，我的全心身是覺醒了。我不能制御我心的願望。看呀！全個世界連基礎都顛震着，峯與山紛亂的卓列着；帶着水沫的渡浪在憤怒的洶湧着，似乎要撕裂這個地球的心，以報禁制牠自由的仇怨。大海受了朝陽之光的接觸，表現着喧嘩的狂樂，意欲吞沒世界以求牠自己的充滿。

呵，殘酷的上帝！爲什麼你把大海也禁制住了！」

「我——自由的我——將灑布溫潤於我的四周。我手裏握着鬆散的髮和鮮花，帶着使日光爲之朦朧的光采，將附了虹霓的羽膀，從這個山遊行到那個山，從這個星球遊行到那個星球；或者我將變形爲河流，然後從這一國流行到那一國，唱着我的使命，我的歌。」

「不可解的事發生了，我的全心身爲一種覺醒所苦，我聽見大海在遠處的呼聲。是的，牠的呼聲！牠的呼聲！大海的呼聲。然而，然而——在這個時候，爲什麼所有的牆都圍繞了我！我的心仍舊聽見那呼聲在說着：

「誰願意來？誰願意來？那些願意來的，在衝破石牆的範圍以後，在在愛情溫潤了堅刻的世界以後，在冲刷森林使之成新綠以後，在使花朵盛放以後；在你的生命的最後的呼吸安慰世界的碎心以後——如果那時誰願意進到我的生命裏，那末，來吧來吧。」

「我來，我來——他在什麼地方，他的國土在什麼地方？我不管，我將傾注我生命的最後的一滴水在這個世界上，我將唱着溫柔的歌；而我的爲熱望所擊的心也將以牠的生命與遠處大海的生命相合。於是我的歌聲將終止了。」

「但是又是堤障，堤障圍繞在我的四周！這是怎樣的一個可怕的監獄！讓一下一下的擊着，擊破這監獄；因為今天晨鳥在唱着奇異的歌，太陽的真光也已射進我的心中。」

他的這個歌，雖然寫完了，他的這個內在的幻景，却永不會在他心上拭去。這種新的覺醒使他的情緒更爲深摯，思想更爲深刻，成了一個偉大的世界的詩人。

當這個新的覺醒的熱情已冷了些時，太戈爾又做了一首詩，記述他在這個時期裏的生活的經過；這首詩名復合 (The Reunion)：

「自然母親！在我孩童的時候，我常在你親熱的膝上游戲，且很快樂。後來，事情發生了，我飄游到外面去，飄游得離你更遠更遠了，我進了我少年之心的無垠荒野，而且迷了路。沒有太陽，沒有月亮，沒有星球，什麼星都沒有。包圍在西麥林的 (Cimmerian) 黑暗中，那地方的秩序紛亂着；我是唯一的一個夜間的旅客。

「我棄了你在後，親愛的自然！走進那荒野，消磨了許多許多不安舒無休息的時日。」

「但是現在，一隻小鳥已指示我出那荒野，而到那無盡際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了。」

「花開着，鳥又在飛着，天空又和着四周的樂聲而歌，生命的波浪四處起伏着，日光似在他們上面跳舞。」

「和風吹拂着，光在四處微笑，無垠的天空在他們上面望着，我又看看我的四周，看望自然的、神奇的表現。」

「有的走近了我，有的稱我爲「友」，有的要和我遊戲，有的微笑，有的唱歌，有的來，有的去，呵，是怎樣的一個不可表白的快樂的全景呀！」

「自然母親，我很明白，你在這許久以後，又尋着我，你的失去的孩子了，那就是你把我，在親愛的抱在懷裏，開始唱你的森嚴的富於和諧的音樂的原因；那就是和風向我吹來，再三的擁抱着我的原因；那就是天空異常的快樂，把他的清晨照在我的頭上的原因；那就是從天平線的東門來的雲片這樣注意的凝視着我的臉的原因；那就是全宇宙再四的招呼我，把我的頭埋藏在她的胸前，僅在她的胸前的原因。」

從這首詩裏，我們可以十分明瞭太戈爾對於自然母親的情感是如何的親切並可見他對

於他自己少年時代的浪漫行徑是如何的悔恨。

但他對於自然的愛，雖如此的熱烈，而對於人間的愛却並不因此減少。他並非遁世厭世的人，乃是入世愛世的人。在這裏，他便與印度的古代的聖人絕對不同。喬答摩 (Prive Gautama) 聽見了自然的呼聲，他即刻離了世界，棄了他一切所有的，成了遁世者，成了釋迦；茶旦耶·狄孚 (Chaitanya Dev) 聽見了這個呼聲，他也離了他的愛母，離了他的妻與子而去修行。但太戈爾聽見了這個呼聲，却使他對於世界更爲接近；他的對於自然的愛，成熟而爲對於千百萬的被壓迫的與被損害的人的愛。看他的下面的一首詩，便可以明白他的對於人間的愛戀與對於修行遁世者的反抗態度：

『中夜的時候，一個要做修行者說道：

「現在是我棄了我的家而去，尋求上帝的時候了。唉，誰蠱惑了我，使我留住在這裏這許久呢？」

上帝微語道，「我」但那個人的耳朵是被塞住了。他的妻子，躺在床的一邊，和平的睡着；

一個嬰兒睡在她的胸前

那個人說道，「什麼人愚弄我這許久呢？」

那個聲音又說道，「就是上帝，」但他並不會聽見。

嬰兒在夢中哭起來，更緊的靠近於他的母親。上帝命令道，「停止，愚人，不要離開你的家庭，」但他仍舊沒有聽見。

上帝嘆了一口氣，訴說道，「爲什麼我的僕役要飄遊的去找我，去尋求我呢？」

他的父親大哲人台平特拉那斯，太戈爾忙着解決第二世界的問題，但是他，詩人太戈爾，却努力愛這地球，愛這地球上的人類，想合天與地而爲一。

他之愛世界如一個守財虜之愛他的金錢。他甚且疑惑到天的給幸福於地上的生命的能。他說道：「呵，我是怎樣的愛這個世界呀！牠靜靜的輪着。我覺得似乎擁抱了她和牠的一切的綠樹與鮮花，河流與平原，清晨與黃昏。我常常在詫異，天空牠自己是否能給我們以所有的幸福，使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快樂。天空怎麼能給我們以所有的東西，如這種正在長成的人類的寶藏，

這樣充滿着溫柔，怯弱與愛情的麼……她似乎在我耳邊微語道：「我是神的女兒，但我沒有他的能力；我愛，但我不能保護；我能够開始，但我不能完成；我給人以生，但不能救之於死的手中。」這個無幫助，這個怯弱，這個不完全，與這個不能與愛，分離的消損的焦切之心，使我嫉妒天空，而我之愛世界因此更甚。」

在這個時候，太戈爾已有三十歲左右了。他的人世間的經歷愈深，他飲了人類的歡樂與哀愁的酒愈多，則他的對於上帝與自然與世界的情緒愈為沉摯深刻。他這時候所做的與以後所做的詩歌，所發的樂音雖然複雜，而他的琴絃却僅有一條，即上帝的愛。天上的日月與星辰，地上的綠樹與花朵，都對着上帝述說他們的愛。有許多崇信上帝者讀了他的歌，淚真在眼中溢出，還有許多祈禱者，在他們早禱晚禱，午禱的時候，以他的詩歌當做讚美詩唱。

他的詩集白拉摩·桑格特 (Brahmo Sangita) 是這時所做的宗教詩的集子。這個集子出版時，他已成為影加爾人宗教的中心。批評家的箭頭，已永不會再向他放射了。

他的英文的詩集吉檀迦利 (Gitanjali) 即係包含他所做的宗教詩的一部分的集子；當

這詩集在英國出版時，不僅感動了以熱忱介紹這詩集的詩人夏芝（*Yates*），且感動了全英國的人，全歐洲的人。北方的瑞典立刻將『世界詩人』的名譽供獻給這個彭加爾的偉大的作家。這些宗教詩，不僅是達到太戈爾的抒情的與靈的天才的最高峯，且實爲世界又庫中一種最希貴的詩的及神祕的作品。

許多年以前，他的父親會讀了他的一首兒童時所做的宗教詩而笑起來。這件事，太戈爾到這時還不會忘掉。但在這個時候，這個印度的大哲人似乎也受他的兒子的這些歌聲所感動了。他忽然叫他的兒子到他住的地方來，要聽他唱他所做的歌。於是他便唱道：

『我的眼不能見你，然你却常常在我眼前。我的心不能感到你，然在沈默中，你却使我覺到你永遠都在那裏……』

『沒有朋友的人與被棄的人都能常常覺得你，覺到你的愛。即那無家的飄泊者也可以在你爲我們全體而建的一所屋裏住着而得到安慰。』

他的父親聽完了這首詩，便帶顫動的聲音感動的說道：『歌是超絕的，我已認識了你的天』

才」於是這老人便給了他兒子一束紙。詩人太戈爾解開這些紙，得到一張五百盧比的鈔票。這就是他因他的詩歌得到的第一次的諾貝爾獎金。

第七章 旅居西萊達時代

詩人太戈爾的長兄特威琴特拉那斯，是一個大哲學家，前面已經提過。他對於實際的事務方面，毫不注意。他父親叫他去管理他的鄉間的產業。他到了那個地方不久，立刻便覺察出農民的窮苦。許多農民都跑來訴說他們的苦處。這位哲學家受了很深的感動，便打了一個電報給他父親，叫他寄錢來幫助窮苦的農民。他父親以為一個良好的管理員，必須使地主與農民各能滿足。所以他把特威琴特拉那斯叫回來，換了他最少的孩子，詩人太戈爾去管理這些產業。

這位少年詩人，管理這些產業的時間很久。他常常住在一隻家艇裏，泛泊在柏特瑪 (Padma) 河，及牠的支流上面，與自然密切的接觸着。他對於自然的各方面，都觀察，研究，戀念，愛惜。下面的兩封信是他從西萊達寫的，敘述他那時的在家艇裏的生活及他對於柏特瑪 河的愛戀極詳：

「我現住在我的家艇裏。這裏我做了我自己及我時間的超絕的主人。那隻家艇如我的

舊大衫一樣——異常的舒服。我在這裏，喜歡怎樣想便怎樣想，且隨着我自己的心意去幻想，要讀多少書，做多少文字也隨我的喜歡做去。我坐椅上，足放在桌上，我的心靈沈沈在這天色斑斕，光明暈照的暇日裏了……實在的，我非常親愛這個柏特瑪河，牠是怎樣的荒蕪，怎樣的曠遠無垠。我覺得如騎在牠的背上，愛戀的在拍着牠的頭頸……我不再願意在衆羣舞台的足燈之前做一個脚色。我倒願意在我們住在這裏時的所有的明亮的時日裏，於沈默孤寂中，盡我的責任。這裏的人並不特可注意，但自然却偉大而莊嚴……當我在鄉路間走着時，我也當做自然之一物了。河水流經許多奇異的地域，人道的水流也是如此，牠從牠的各支流裏流着，經過濃密的森林，寂寞的草地，繁華的城市，常伴以牠的神樂。讓河流唱道：「人時來，人時去，但我則永遠流着。」是不對的，——因爲人也是永遠循着他的千百支流永遠的走着的。他的一端連在生之根裏，而其別一端則入死之海裏——而全部則被包圍在神祕的黑暗中：在這兩個極端中間，躺着生命，勞働與愛情。」

「我在沒有旅遊柏特瑪河之前，很怕因爲常常相伴之故，我對於她不能覺得有趣味。但

當我一浮泛在河上時，我的一切疑慮都消失了。水波汨汨，船身微薄，天空光潔，柔綠的水灑弄，河岸上樹林的枝葉新鮮，——顏色，音樂，跳舞，及美麗集合而使自然的高超的和諧，照耀着光彩。所有這一切在我心裏驚醒了一種敏銳的趣味與沈摯的愉快。」

這個恆河之女，及牠的兩岸的廣漠平原的影響，都反映在太戈爾所有的以後的著作裏。他在這裏，使他的『黃色彭加爾』穿上了理想的衣衫，且給他以在生命的真實裏的無限之前的一種深沈的意義。他在一封信裏，曾說起他對於彭加爾的戀愛：

『每天晚浴之後，我必沿河走了許多路，然後我便在我的舢板上設了一個床，我的背平躺在床上，在黃昏的沈靜的黑暗中，我自問道：「我來生還能夠生在這樣的多星之天的底下麼？我來生還能夠這樣的躺在一隻舢板上，在我們的黃金彭加爾的哥拉河上麼？」我常常怕我也許永遠不能再有機會在這樣的一個黃昏裏愉樂着。我也許會生在別一種環境裏，心靈的感覺，與現在完全不同。我也許能遇到這樣的一到黃昏，但這個黃昏也許已不會這樣親熱的躺在我的胸前，以她的鬆散的黑髮蔽蓋着我了。我最怕我將來會生到歐洲去，因為在那個

地方，我將不能這樣的躺着，以我的全身體全靈魂都向上望着。在那個地方，我也許要在工廠，銀行或國會裏作苦工。因歐洲城市裏的街道都是用堅石，磚頭及水門汀鋪設，便於商業及運輸，所以人的心變了堅硬，而最適於商業。在他們的堅石所築的心裏，決無絲毫的空地以植柔美的藤蔓，或一葉的無實用的綠草。」

他如此愛戀彭加爾，如此的親切的撫摩着彭加爾的綠河與青山與多星的天，閒暇而自由的生活，使他唱出一首超絕的『黃金彭加爾』的歌。

『我愛你，我的黃金彭加爾，因為你的天空和你的空氣常撥動我心的絃。

『春天的時候，你的檸檬樹呼吸出花朵的狂香，秋天的時候，你的已收穫的田野，在享用的祝福裏微笑着，親愛的母親呵，你的愛，以如此華麗的裝飾，衣被了河的兩岸，樹的蔭影，你的愛真是不可表白的溫柔呀，母親，你的唇的呼吸接觸着，沒有什麼東西在我耳朵裏比之牠更爲甜蜜。當我注意到你臉上最少的至情的痕跡時，我的眼睛裏即浮泛着淚水。我童年的時候，曾在你的遊戲室裏娛樂過，現在，當我一接觸到你的塵土的微粒時，我便覺得幸福。

「黃昏的時候燈火在室內亮着，我放下我的工作與遊戲，跑到你的親愛的膝上來。在鄉村中，家牛和善的凝視着到渡口的沿路的田野，鳥兒快樂的在枝頭歌唱着。——樹枝投射牠們的蔭影，以慰安日中的灼熱，天井裏照耀着割來的穀稻的堆束，我度過我生命的日子，覺得和你的牧童及農民是兄弟。」

「母親，我虔敬的低下我的頭，沈在你的足的塵土中，我見到他們比見到金鋼石及翡翠的塵土還要寶貴；我預備供獻我所有的一切，在你足下。」

當印度的新的國民運動開始之後，太戈爾的這首詩會時時的被他們帶着新的熱忱歌唱着。

當這個時候，太戈爾見到真可算是沉醉在自然的慰愛中的了，但同時他又開始嘗到人世的悲苦，這便是他與農民接觸的時候。他在農村中，見到了許多的專誠樸實的農民，深受他們的純樸的精神與虔心的理想主義的感動，常常給他們以物質上的幫忙；正直而慈憫的管理他們。他自己又研究起家庭藥學，幫助他們有病的人，無論日夜，一聞有人病了，他便帶了藥具，自己去

看望他們，給他們以藥。因此，他與農民的接觸愈爲密切。然而他們的疾苦與無助更使他在睡夢中都覺得不安。在下面他的一封信裏，足以表白他的對於農民的同情。

『當我對印度農民觀察時，我心裏覺到憂愁。他們是如此的無助，好像是地球母親的嬰兒們。她如果不用自己的手去餵養他們，他們便要挨餓了。當她的胸乾燥時，他們便號哭着；如果他們得到一點東西吃，他們便又立刻忘了一切的過去的苦惱了。我不十分知道社會主義者要求財產的分配究竟是否可能。但是，牠如果是絕對不可實現的，那末，上帝的法律真是殘酷，人類真是無助的不幸的了。如果憂愁要住在這個世界上，讓牠住着吧，但必須有幾線可能的光明，使人的更高尚的天性，可以奮鬥，可以希望，而將這樣的情形改進。有些人述說一種極殘虐的理想，以爲在人類之中，要求生活需要分配的可能，實是一種夢想，又說，有些人是命運注定了要餓死而無可救藥的。這至少也可以說是一種殘酷的理想。』

他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從他們家艇中寫了一封信，這信也足以看出他的對於農人世界的苦悶的感覺：『這裏有大水，農民割了未熟的稻，用船載回家去。我聽見他們的嘆息與憂愁

的訴說。當這次水災來時，稻田都快要成熟了。不幸的農民所希望的不過是能有幾粒好穀在穀堆裏而已。

『在宇宙的工作裏，慈悲必定有在什麼地方，不然我們怎麼能夠得到牠呢？但去尋牠的寄託的地點却極不容易。幾千萬無辜的不幸的男女的怨鬱，沒有高級法庭可以告訴。雨隨着牠的喜歡落下，江河隨他的願意而流去，沒有人能夠從自然那裏懇求及得到挽回。我們安慰我們的心說，這問題是在意想以外的。——然而我們却同樣的體驗到在造物的難測的法律上還有些慈悲和公平。』

他如此的與農民親切的同住着，又把財產徵收的方法改革過，成績較他的大哥大有進步。農民愛戴他，戀念他，收稅的人也受了他的道德的感化，賄賂已成了過去的東西。幾年以前，太戈爾手下的一個收稅人，私自受了一個盧比的賄賂，他立刻覺得十分的不安，向太戈爾懺悔自己的行爲；太戈爾也並不追究他。

太戈爾對於農民的恩惠與同情，及他的想改善農民生活的企圖，在農民方面固然十分的

感激他，使他的名字深深的占領在他們的心裏，然而這個地方的英國官吏却也深深的生了妒嫉及猜疑之心，時常以種種的方法阻礙防止他，正如前幾年他因為他的學校聘請了一個愛國詩人做教師而大受印度總督的猜忌一樣。

在西萊達的許多年裏，太戈爾的文學的收穫很富豐，他的大部分短篇小說都是在這個地方寫的，他的詩歌在這時也出產了不少。

第八章 太戈爾的婦人論

太戈爾幫助了他父親做了許多關於社會、宗教及政治的改革的工作。他對於用教育來提高印度婦人的地位的事業，尤爲注意。他絕對不相信婦人的劣等說。他表同情於孔德（Comte）的話：『無論男或女性，都有其他一性所無的東西，每一性補足其他一性，也受其他一性的補足；他們沒有相同之處，兩性的幸福與完美即在於此性要求或領受彼性所僅能給與的東西。』

在近代女權運動未發生之前，他已有一種公平的主張。他雖然不大相信婦女參政，但他却以爲：如果男子在政治上能盡他們的責任，女子即完全沒有選舉權也不要緊。但是當男子不能實行他們的義務，不能正當的統治時，則女子出來要求選舉權實是公平的舉動。在二十幾年以前，他有一封信，講述他的婦人論甚詳：

『我想了一會之後，得到一個結論：在男子的生活裏沒有那爲婦人生活的特質的充實。婦人的言語、衣服、態度、與責任，都是一種統一的繼續。這個主要的原因，乃在於許多年代以來

的自然，已經決定他們的活動的範圍。這些時候內，在文明的理想上，並沒有什麼變遷，革命，或轉移，足以引導婦人離開他們的繼續的路的。他們所有的事是工作，戀愛，安慰，再沒有別的事了。這些功用的技能與美麗，愉快的混在他們的形體，他們的言語及他們的舉止上。他們的活動的範圍，和他們的天性已互相合在一起，如花朶及牠的芬香一樣。所以充溢於他們之中的祇有和諧。

「男子的生活便有許多不安定的地方了。他們經歷各種的變遷與工作的過程的記號，是很顯著的印在他們的形體與天性上的。前額的異常突起，鼻部的醜異的聳出，頷骨的不美的發達，在男子是很普通的，在婦人則不然。如果男子這許多年代以來，都沿了一條路走去，如果他被訓練去做同一的工作，那末，男子便會有一個範式發生了，他的天性與工作，也會包籠在和諧之中了。在那種情形裏，他們便不會去這樣辛苦的思想着，奮鬥着以完成他們的責任了。各種事件都會非常平順而美麗的做去了。於是他們便發達了一種天性，他們的心靈也不會以最少可能的激怒，而即飄遊開責任的路了。」

「自然母親鑄造婦人於一個範式裏，男人則沒有這種原始的束縛，所以他向一個中心觀念而發展他的充實，他的歧異的不馴的熱慾與情緒，站在他的和諧的發展的路上。韻律的束縛是詩歌的美的原因，同樣的，定律的音韻的束縛也是婦人的所有的充實與美麗的原因。男子像不聯絡的怪異的散文一樣，毫不和諧，毫不美麗。那便是詩人常以歌聲，詩，花與河水來比婦人的原因；他們永不會想到以這些東西來比男子。婦人如自然界裏的最美麗的東西一樣，是聯合的，是平均發展的……是受美好的束縛的，沒有懷疑，沒有相違的思想，沒有專門的辯難，能够破壞一個婦人的有韻律的生活。婦人是完善的。」

東方與西方的婦人的地位的高低，是常引起辯論的一個題目。基督教裏的人不明白印度社會組織的精神，他們以為印度婦人的命運是很悲慘的。印度的守舊者，則毫不明瞭印度以外的世界的情形，以為印度婦人的生活是極幸福的。但是太戈爾則不然，他對於兩種社會的情形都很熟悉，他看出兩方的婦人都有好處與壞處。惟有施以適當的教育，才能矯正那些壞處而發展那些好處。他以為歐洲文明的進步，適足陷婦人於日益不幸的地位。男子受生活的壓迫，都不

願意有家庭的負擔，孩子一長成，便也立刻離開他母親而不一反顧。所以西方的婦人，不得不違反他們的天性，到社會裏去求工作，求生存。太戈爾以爲這個社會和諧的破裂，即歐洲婦人所以要求男女平權的主因。婦人既不欲在家庭，於是歐洲的家庭便漸漸的消滅，而旅館則日見其增加。男子以馬，以狗，以槍，以煙管，以游蕩爲娛樂，所有他們工作的錢，都耗在自己身上，而婦人的和諧生活，漸漸的被其破壞，她們對於這種生活環境的變遷，顯然的還未十分習慣。其結果則爲不安與艱苦。至於印度婦人則不然。她們使印度的家庭微笑着溫柔，甜蜜與愛情。男子和治家的女子，住在一起覺得快樂，女子們也永不會訴過苦。英國人在理想中，以爲印度婦人是極苦的。太戈爾以爲這種思想正如水中的魚類，以人類在陸地上的生活爲不好，而欲發慈悲之心，引人類到海的深處去。英國人看見印度人的樸質生活，看見他們的小屋，他們的粗木的器具，油的土燈，繩結的床，棕葉的扇子，總悲憫他們的生活，總以爲印度的婦人是男子的奴隸。然而在實際上，印度的男子與婦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雖沒有沙發，沒有美麗的舒適的家具，但他們却相信着他們喜歡愛情與家庭生活較甚於一切物質上的享樂。至於西歐的人，則喜歡生活的快樂與

家具，似乎較家庭與愛情爲尤重。

他的關於女性的哲學，在他的詩劇齊德拉（*Chitra*）裏，發揮得很詳細。

第九章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

太戈爾父親的一個彭加爾的朋友，偶然寫了一封英文的信給他，這位大哲人，把原信退了回去，並不回答他。爲什麼一個彭加爾人寫信給彭加爾人，要用英文寫呢？這就是國家主義。太戈爾自幼即受了這種愛印度與印度文化的教育。在少年的時代，他和幾個愛國的朋友，常常秘密的集會在一處，閉了門，低聲的談着，討論印度的實業與政治的改革方法。他因爲要養成勇敢的精神，常出去打獵，故意去做勞苦的事。他寫了許多崇頌愛國的與自己犧牲的詩。當他的兄弟約特林特拉那斯 (Gyotidranath) 組織了一個輪船公司，與英國的一個公司競爭時，太戈爾曾極熱忱的幫忙過他。他出去講演組織的重要，宣傳國家主義的福音。當他相信着：「一國的詩歌，繪畫及音樂滅亡時便是這個國家的滅亡」的話時，他便專心去做一個詩人以重興印度。

太戈爾誠然是一個印度的國家主義的詩人。如果突然的有了一場天災，把太戈爾所有的哲理深邃的論文，所有的專門的歷史的解釋，所有的激動心靈的短篇小說，所有的有力的比譬

的戲曲，所有的佈局謹嚴的長篇小說，所有美麗動人的抒情歌謠，一切都毀滅了，而住在印度的人，仍然會記起這個大詩人的，因為他的國歌使印度人的口永遠不會忘記了他們。他的國歌，具有印度生活的不朽的印記，印度的名稱，存在一天，他們即有一天的影響。

歐洲的史詩與抒情詩是不常深住於羣衆的心中的，印度則不然，他們的詩歌，大概多以口相傳的。所以太戈爾的愛國詩歌，幾乎沒有一處不在唱着。清晨的時候，朝陽耀着牠的金色的光采，便有許多人在路上唱着這些歌，喚人醒來，加入對於神與祖國的祈禱。午潮滿漲的時候，牧童在榕樹的四佈綠影下游戲，他們也對着他們自己，對着枝上的鳥，田野中的牛唱着這些詩歌。當印度的景色浴在落日的淡光中時，船夫向下游駛去，農夫肩鋤回家，——他們又都在唱着太戈爾的這些國歌。他們在國家的國會與會議裏唱着，在王子的宮中，乞丐的口中唱着，在結婚時與祈禱時唱着。

有些批評家以為太戈爾的國歌未免太輕弱了，似僅適宜於印度的現在的應用。這是實在的，他沒有火焰一般的熱力，沒有瀑布一般的湧濤；這也是實在的，他的國歌所能引起的僅是較

柔和的情緒，沒有鋼鐵強毅的反抗精神。然而印度的精神原是退讓的。當他們唱道：『你的祖國在競爭着，在受苦着，唉！她在飢餓着，僅有肯盡責任的兒子才能解母親的憂呀！』其影響實較唱：『醒來，快起來，戰勝，而且把壓迫者的暴力衝到地下去』為更大。太戈爾的國歌即是具有前者的精神的。他把祖國理想化了，他用許多種的方法來說明她，在讀者的心中起了許多種的熱情。他敘她的金浪起伏的稻田，她的微笑而芬芳的花朵，歌唱着的鳥，潺湲着的溪流，以及尖聳的山峯，甜蜜的家庭，而籠罩以熱情的愛感。他唱道：

『我的祖國，我對你供獻了我的身體，我為你犧牲了我的生命；我為你而哭泣；我的音樂也將唱歌着為你而祈禱。

』雖然我的臂腕無助而且無力，而他們仍將為你，僅僅為你的原故，而去做事；雖然我的刀不莊嚴的污銹了，而牠也仍將斬斷束縛你的鍊子的，我的甜蜜的母親。』

有幾任的英國的印度總督，想摧殘彭加爾的愛國運動的精神，採用了俄國式的告密及審判制度。太戈爾的歌鼓勵起愛國者的精神。他的歌感發青年人的靈感，使他們為祖國而受苦，而

犧牲，而微笑的走上斷頭台，有一個印度的愛國者，當他受死刑時，他口中還唱太戈爾的下面的歌：

「兄弟，不要灰心，因為上帝並不會在睡。

繩結愈緊，你的受束縛的時期也將愈短。

咆哮之聲愈高，你也得愈快的從你的酣睡中醒來。

壓迫的打擊愈厲，他們的旗幟也將愈快的與地接吻。

不要灰心，兄弟，因為上帝並不會在睡。」

當印度的青年愛國者爲了愛國之故，受盡了各方面——他們的朋友，親戚，甚至他們自己的父母——的壓迫與嫉視時，他們又在太戈爾的「跟隨着光明」的那首歌裏，得到了鼓勵，與感發的甘泉：

「如果沒有人響應你的呼聲，那末獨自的走去吧；如果大家都害怕着，沒有人願意和你說話，那末，你這不幸者呀！且對你自己去訴說你自己的憂愁吧；如果你在荒野中旅行

着，大家都蹂躪你，反對你，不要去理會他們，你儘管踏在荊棘上，以你自己的血來浴你的足，自己走着去。如果在風雨之夜，你仍舊不能找到一個人爲你執燈，而他們仍舊全都閉了門不容你，請不要在心，顛沛艱苦的愛國者呀，你且從你的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電的火把牠點亮了，然後，跟隨着那光明，跟隨着那光明。」

還有兩首爲祖國而祈禱的詩，也引起許多人的熱情：

「其使我國的土地與江川，空氣與果實成爲甜蜜的，我的神。

其使我國的家庭與市場，森林與田野都充實着，我的神。

其使我國的允諾與希望，行動與談話成爲真實的，我的神。

其使我國的男女的生命與心靈成爲一個，我的神。」

「彼處心是不恐懼的，頭是高抬着的；

彼處知識是自由的，

彼處世界是不被狹窄的局部的牆，隔成片片的；

彼處言語是由真理的深處說出來的；

彼處不倦不疲的努力，延長手臂以達於「完全」；

彼處真理的清澈的川流是不會失路而流入「死的習慣」的寂寞的沙漠上的；

彼處心靈是被你導引而向於「永久廣大」的思想與行動的——

我的天父，其使我國警醒起來，入於那個自由的天國裏。」

太戈爾之所以宣傳着，呼喊着，要求大家努力以取得的即是那個自由的天國。「朋友們，現在已不是睡夢的時候了，合力工作的時間已到；」如果你希望生活，且在這個世界上命令尊敬，第一先要預備爲你的祖國犧牲你的生命。」

他的愛國的詩歌，所孕蓄着的是愛戀，是鼓勵，是犧牲的精神，但却絲毫沒有憤怒，嫉妒，或厭憎世界上任何人的暗示。這是他與一切標榜「鐵與血」的急進的愛國者不同之處。因此許多人多反對他的主張，更激烈些的，則常常的罵他。有一個在美國的印度留學生曾說道：「我不高

與見太戈爾的臉，我不欲走過街與他相見，即一個販賣印度貨的不識字的商人，爲了要虛價而入獄者，也比這個大詩人高等些——他實是一個道德的懦怯者，食了自己的話，然後去休息。然而深知他的人，却很原諒他，知道對於上帝的愛與祖父母的愛，是他的生命裏的兩個主要的特色。上帝是他永久的伴侶，祖國則是他常常想到的目的物。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淺窄的印度的國家主義者，而是一個世界的國家主義者——一個世界的人道主義者罷了。他的世界主義是已達了『完善』之巔的。他是一個二十世紀的理想者，相信人類的一體，因其分而益顯其繁富。他以爲人類是超乎一切國家之上的。國家的種族的各種分子，以及他們在人類社會裏的合作是宇宙和諧的發展的要着；正如人體的各類機關，他們的區分與合作，爲人的康健的發展的要素一樣。他想，玫瑰花的使命在於開放花瓣以互相分別，同樣的，人類的玫瑰的美麗也因不同的國家與種族之達到他們的最完全的特質之點，同時又以愛情的帶附着於人類的幹上而達到完全之境。那就是東與西的生活所以不同，東與西的使命所以不同，而他們的最後目的又是相同的原故。他有一次在英國人與愛爾蘭人聯合歡迎他的宴席上說道：『雖然我們的言語不同，我

們的習慣不同，而在根底上，我們的心是一個……東是東，西是西，但這二子必相遇於友愛，和平與互相了解之中；他們的遇合且將因他們的不同而更爲有效果；牠必會導引這二子在人類的公共祭壇之前行神聖的結婚禮。」

第十章 和平之院

太戈爾在一九〇七年時，即與實際的政治與政治運動斷絕關係。遠在這個時候以前，他的內心裏感到一種變遷的光，這個變遷要求因印度的再造而為更完滿的犧牲。他不注意於政治，經濟及其他，而欲用教育的改造為印度改造的基礎。充滿了自由與愛的教育不僅能發展智力與道德，而且能造成一個精神的人。他最反對強迫的注入式的教育；他以為教育的全步程，應該愈簡易愈自然愈好，務使兒童受最少的痛苦。為要實現他的主張，他便在鮑爾甫 (Bolgpur) 辦了一個學校。校址即為以前他的父親用來靜修的『和平之院』 (Shantiniketan)。經濟與社會的批評，常為他的計劃的阻礙。但他的父親却很幫助他。他的精神也極堅定，決不因外界的影響而自餒。一九四二年，這個學校便開始成立。最初僅有三四個學生。太戈爾自己的兒子是第一個入學的人。他自己有關於這個學校的一段話：

「我爲了要復現我們古代教育制度的精神，決定創辦一個學校，學生在那裏能夠在生

命裏感覺到一個比現實的滿足更高尙更光榮的東西——熟悉生命牠自己。我想把小孩子們的奢侈除去，使他們復返於樸質。所以因此之故，我們的學校裏，沒有班次，也沒有凳子。我們的小孩子們，在樹下鋪了席子，在那裏讀書；他們的生活，力求其簡單。這個學校建立在大平原裏的大原因之一，即在於要遠遠的離開了城市生活，但在這一層以外，我更要看孩子們與樹木一同生長；因此兩者的生長之中有了一種和諧。在城市裏不看見什麼樹。他們是爲城牆所限禁的。城牆不會生長。石塊與磚頭的死重壓抑了兒童天性裏的自然的快樂。

「我在學校裏，並不會得到最好一類的孩子。社會看這個學校爲一個刑罰的住所。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因父親不能管束，才把他們送到這裏來。」

然而因太戈爾與他的合作者的愛感與看護，這個學校的學生學業的與性格的成績却都很好。英國與印度人辦的學校，須八年才能預備好的課程，在「和平之院」祇要六年就可以夠了。

這個學校的日程與別的學校完全不同。學生們和教員們在清晨四點三十分時即須起床。

他們自己把床整理好，全體跑出來，唱着歌，祈禱萬有之主。棲息在樹枝上頭的鳥兒們，被驚醒了，也加入他們的歌隊裏而合唱着。沐浴以後，他們穿了白絲袍，坐下去，自己靜修着，祈禱着。然後吃早餐，吃的是牛乳，米粥或其他輕淡的食物。課程的開始是七點三十分。學生們鋪了自己的席子在樹下，坐在上面，書本是沒有的，無論授文學，歷史或地理都是如此。僅在教授實驗科學時，他們才有物理或化學的試驗室。功課都用口授，太陽暖暖的晒着，微颺送來花的芬香，綠葉合了教者的音樂而簌簌的響着。每一個教員，一班至多不能教過於十個的學生。有的時候，一班只有一個學生。所謂班次也並不固定。如果有一個英文程度高的學生，他上英文課時可以隨了別的高級生同上，他的算學及其他功課，則仍在自己班裏上。十點三十分時，功課已上了三點鐘，學生們隨意唱歌。隔了一會，學生們與教員們又去沐浴。有的到溪流裏去，或在那裏游泳，有的跑到井邊，大的學生代小的學生汲水，穿衣服，如一個母親一樣。沐浴後，又唱讚美詩祈禱上帝。午飯的時間是十一點三十分。所吃的是米飯，青菜，牛油及牛乳。飯後，小孩子們便在圖書館裏看書，看雜誌，或研究自己的功課，或做其他自己所喜歡做的事。二點鐘時，各班又在樹下開始授課。教員們授課時

不能用木棒或其他的身體的刑罰。四點鐘時，功課已畢，他們便都在運動場上踢足球，打網球及做其遊戲。他們的體育，也和他的學業一樣，勝過其他一切學校。他們的足球隊曾打敗了加爾加答的許多別的球隊，他們的兵操也能與陸軍學校裏的最好的學生相比肩。又使他們能忍耐寒熱；熱天叫他們在太陽下面跑了好幾里路，冷天也在屋外，除了疾病的時候以外，都不穿鞋襪。有的時候，他們一次能走到二十幾個英哩的路。這種斯巴達（Spartan）式的練習，使『和平之院』裏的兒童，身體都非常康健。

許多『和平之院』裏的較大的兒童，受了太戈爾的影響，常常跑到隣村去，救濟窮苦的居民。他們假裝要演戲法，召集了許多人在空地上。後來，他們停止了戲法，開始以兄弟的精神向他們講演。所得的影響極為偉大。他們為村中的小孩子們創設了日校與夜校。當村人疾病的時候，他們看護他們如一個親人。他們專心一意的為村人謀幸福；在炎熱的夏天，他們如苦力似的，為村人建築住屋。這種精神，是太戈爾所希望養成的。他希望他的學生，能在生活裏合印度的精神的趨向與西歐的社會服務的精神而為一。

遊戲畢，學生們又沐浴過，穿上他們的白絲袍，約有三十分鐘，在那裏祈禱及靜修。然後去吃晚餐。在「和平之院」裏，大家都是嚴格的持素食主義的。太戈爾的父親絕對不欲在鮑爾甫住的人，飲酒，食肉，或其他擾亂「和平之院」的神聖的和諧的舉動。晚餐後，學生與教師們聯合做各種智慧上的娛樂。

太戈爾與印度的習慣相反，他的學校裏很注重音樂。他愛音樂，相信牠的高尚的影響。音樂班在晚上召集起來。他們唱着，以各種樂器和着。所以這個學校裏很產生了幾個第一等的歌者與音樂家。他們又有一個戲劇團；有時便演太戈爾作的劇本；他自己教導那些孩子們，有時且自己加入演劇者之列。

他們在夜間又編輯他們的報紙，全校中共有四種的報紙，全都是用手來寫，用手來作圖的。他們所作的，有的是詩歌，有的是文學評論。

一天的工作完了，在九點至十點之間，他們便去睡覺。

太戈爾他自己住在一間屋裏。晨鐘一響，他便起來，有時且在鐘聲未動之前起來，早浴後，坐

下靜修了好幾點鐘。他在這個屋內，常常自己做飯；所吃的極爲簡單。他有時出去散步，且很喜歡園藝的事。簡樸的生活，高尚的思想，這兩句話可以寫盡他在鮑爾甫生活的情形。他在一個星期總有兩次對學生及教師們講演。他極愛那些小孩子。有的時候，有一二個孩子偷偷的跑進他的屋裏，看他微笑着，搖着頭，在寫一首詩。有一次，這樣偷進去的一個孩子突然叫道：「簡直像一個瘋子。」太戈爾答道：「是的，我的孩子，詩人是比瘋子更壞的。你什麼時候跑進這屋裏呢？」

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坐在太戈爾的膝上，弄着他的鬚子。這孩子說道：「你做了那麼多的詩，爲什麼不教我做詩呢？」太戈爾答道：「我的孩子，詩歌的負擔是異常之重的，我不欲使你有這種負擔。」那孩子說道：「是的，我自己會去學做。他們似乎都很喜歡你的詩，雖然你是擔負重一點。」現在這個孩子有十餘歲，已能夠用彭加爾文做很美麗的詩了。

自他定居於鮑爾甫後，他做了許多好詩與好的戲曲，吉檀迦利裏的詩及暗室之王，都是在這時做的。他平時不大與外界交通，但有時則到各處去講演，如前幾年曾到美國及歐洲去過。至於他的「和平之院」則到了現在，已經是很發達了；經費已很充足，最近又改爲「國際大學」。

規模較前已不同。

太戈爾傳

七十三

第十一章 太戈爾的哲學的使命

太戈爾在他的詩歌與散文著作裏所表現的精神主義的理想，都是印度哲學的真理。印度是具有哲學的心靈的，她經過許多年代的對於生與死的最深沉的問題的默思，發展了一種玄想哲學的系統，使世界上許多著名的賢哲都爲之讚頌，爲之傾心。以前慕勞爾（Max Müller）教授，曾在一個講演裏，極端稱頌印度及其思想：『如果我看遍了全個世界，要去找出一個國家，最豐富的具有自然所能給與的一切財富，權力，與美麗——在有些地方簡直是一個地上的樂園——的，我必向印度指着。如果有人問我在什麼天空底下，人的心靈會最完全發展出牠的幾件最好的贈品，會最深沉的浸入生命的最大問題，會解決了好些這種問題，很值得使研究過柏拉圖與康德的人的注意的，——我必向印度指着。如果我問我自己，我們在歐洲的人，我們天然的完全受了希臘與羅馬及賽米底的一族猶太的思想的影響的人，從什麼文學裏，我們可以得

到那最需要的正確，以使我們的內部的生活成爲更完全，更有意識，更爲普遍的，即是，更爲真正

的人的，一個生命，且不僅僅爲了這一生，而更爲是一轉世的永久的生命——我仍舊是向印度指着。」

印度思想的最高點在於優盤尼塞 (Upanishad) 的吠陀 (Vedas) 哲學。法國哲學史家考辛 (U-Consin) 說道：「我們不得不屈膝於東方哲學的前面，在這個人類的搖籃裏看見最高哲學的出產地。」叔本華 (Schopenhauer) 也說道：「在全個世界中，沒有一種學問是比優盤尼塞更爲有用，更爲高尚的。牠是我們的生時的慰安，也將是我們的死後的慰安。」慕勞爾說道：「如果叔本華的這些話要再加以說明，我願意因我自己經過長久的專門研究許多哲學與許多宗教的結果而爲牠說明一下。如果哲學的意義是爲一個快樂的死的預備，那末，在我所知道的哲學中，沒有比吠陀哲學是更好的預備了。」

太戈爾在他的哲理的詩裏所唱的，在他的生之實現的論文裏所說的，就是這個優盤尼塞的哲學。牠述說宇宙的一體——在現象世界的分歧裏的根本上一體。華滋華士 (Wordsworth) 是一個奇異的自然詩人。他對於自然精神是親切的，但有時是含混的。他的歌聲優雅清

越，但所唱的却爲世界是憂愁所造的，「我們的生不過是一個睡眠與遺忘，」獄室的陰影開始緊罩在長成的孩子的身上」一類的哀歌。太戈爾的哲學則與他完全不同。在他看來，世界是充滿了快樂與愛的，幸福在全宇宙中跳舞着。這個世界誠然是有憂愁，但他們却如印度秋天的浮雲一樣，反能增明月的光華。在底下的一首詩裏，我們可以更明白的看出他的生與愛與動作的哲學：

「啊，我的最感戀的地球母親，我是怎樣常的戀念的，看着你，又是怎樣常的從我的心裏，不可禁的快活的唱出來呀！我身心的要質融化入你自己的裏面之後，你便不絕的在永久的中間，旋繞在遠星轉動。而你的嫩綠的草葉，長在我身上，花兒繁錦似的開着，樹林如陣雨似的把他們的花果落在我身上，是的，落在我身上。所以當我一個人坐在柏特瑪河邊時，我能够容易的感覺到，是的，我是感覺到，綠草的種子，是怎樣的向上長芽；生命的酒精是怎樣的永久的灌注在你的心上；花朵是怎樣的從美麗的枝幹上開出；大樹與蔓草是怎樣的因接觸着太陽的幼光而快樂的顫抖着，竟如嬰孩在他們母親胸前吃乳倦了時的快樂一樣。

「那就是爲什麼當秋月的清光照在金色的收穫的田上，當椰子樹的綠葉快樂的跳舞着時，我會感得很深的快樂，而想到我的心靈浸滲在水，在地，在林中之葉，天空的碧色中時的原因。全個宇宙似乎靜靜的呼喊我一千次到牠的胸前去。從世界的奇異的遊戲室裏，我也聽見那微弱而熟悉的我的舊時遊侶的快樂的聲音。」

「啊，地球母親，請把我帶回你的心中——生命在這個心的千種不同的路流出，歌聲在那裏以千種不同的調子唱着，跳舞在那裏以千種不同的式樣跳着，心靈在那裏永遠是思索的，而你是自己輝煌的有益的站立着。」

太戈爾是相信勃萊克 (William Blake) 「人的身體與他的靈魂沒有區別」的話的，但他更進了一步，不相信他父親所信的二神論而相信吠陀的一神論，即世界不惟是爲神所造，而且是由神自身造出的教義。

有一次，有一個印度的哲學家對他的學生說道：「世界不僅是爲神所造，而且是由神自身造出。」

「那怎麼能夠呢？」學生問道。

先生回答道：「看那蜘蛛吧，牠從牠自己的身體裏，引出了絲線，以造成一個奇異的蛛網。」東與西之間並不會有一道鴻溝。哲學與科學一樣，是世界的。牠不知什麼東與西。牠衝破了一切物質的界限。在這一方面，太戈爾的生之實現，實給了世界的人類以不少的利益。牠的幽雅的文體，高尚的思想，是全個世界都應讚頌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永久的快樂中生出來的。」太戈爾在愛之實現說道：「這個快樂，牠的別名就是愛……我們不愛，因為我們沒有感覺，或者可以說，我們沒有感覺就因為我們沒有愛。因為愛是一切圍繞我們的東西的極端的意義。牠不僅是感想的；牠是真實的；牠是快樂，是在一切創造之根上的快樂。」

在優盤尼塞中有幾句話：「世界是從愛中生的，世界是被愛所維繫的，世界是向愛而轉動的，又是進入於愛之中的。」這個真理，太戈爾在動作的實現裏更完備的發揮出來。他在那裏鼓吹着愛與正當的動作。這個愛與動作的使命在歐洲各國互相摧毀的時候，尤有特別可注意的

地方，歐洲雖經了長久的戰爭，而他們國際間的仇視，仍未絲毫消泯。基督的同胞的和平的理想，已在狂逆的西風中吹散。嫉妒，猜疑，欺詐，是他們的戴皇冠的魔鬼。在這個時候，印度的哲學，太戈爾的愛的哲學，對於歐洲，乃至全個世界，實是具有很大的使命的。太沉溺於靜修與玄想的習俗，使印度的光榮灰闔了，印度的尊嚴被侮辱了；而同時太崇奉物質主義的結果，却使西方諸國也如被巨傷的大獸，在吼叫，在受苦。這兩個極端的思想的和諧，能夠帶來一種理想的事實；太戈爾的使命就在於此；人類的永久和平與自由與發展即存在於這個和諧之中了。

第十二章 得諾貝爾獎金與其後

一千九百十三年冬天，瑞典的文學會，以諾貝爾獎金（Nobel Prize）奉給太戈爾。這是東方人第一次在歐洲得到的榮譽。在這個時候以前，太戈爾的吉檀迦利（Gitanjali）的出版，雖然使歐洲讀牠的人爲之驚異不置，然而對於太戈爾並未十分了解。但從這個把一九一三年的諾貝爾獎金給與他的消息傳出後，他的名字才常常在許多平常人的口中說着，他的作品才常常有人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才常常有人要想知道。他的文學上的地位，從這時起才在世界文壇上確定了；他的名譽，也從這時起才變爲世界的了。——不僅歐洲人、美洲人，知道他，連東方的中國與日本向來與世界文學，尤其是自己東方的近代文學，不相接近的，也立刻認識了他。

這一次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給與太戈爾，除了關於太戈爾的自身外，許多人都以爲是世界上一個很大的消息。歐洲的文壇，本來不大與東方的文壇接近，對於近代東方文學尤有蔑視之意。從這時以後，這種意見才漸漸的泯滅。一個美國的著作家說道：「這個獎金將勉勵西方的人

類去訪求東方的人類所已說的話，或將要說的話。這件事將把以前永未解釋過的東方，爲西方解釋一下。所以這件事成了一件歷史上的事實，一個那半球明白這半球的轉點。」不僅如此，這件事且表白出東與西的友誼一個新時代的黎明，東與西的文學、藝術與理想的互相了解，互相讚賞，如一陣大風似的，能够把國際間或人種間的敵視的與歧異的見解的黑雲吹散到天外去。這個期望，我們在這時說出，也許覺得是過早，但我們看太戈爾近來在歐洲的影響與他近來的努力的成績，却使我們決不能相信這是一種不可能的期望。

他的作品，從這個時候以後，譯爲英文的一天多似一天。有的是他自己譯的，有的是他朋友譯的；後來又有人把他們譯爲德文、法文及其他各國的文字。

他以前曾到過英國，曾到過美國，但他的來與去，都不爲一般社會所知。從得諾貝爾獎金的前後，他的生活却不能如此的自由了。他走一處，這一處的人便帶着熱忱歡迎他，要求他的思想上的贈品。如他到了英國，英國人便要他講演；他的生之實現一部論文集，便是一九一三年夏天前後在英國講的演說稿。英國人及愛爾蘭人之歡迎他，較之本國內的任何文人都甚些。有的人

甚至於伏在地上，吻他的足。以後他又到美國去，美國人歡迎他的盛況，也不下於英國人及愛爾蘭人的人格論，即爲那時在美國講演的稿子。以後，他又到過日本，日本人敬奉他如神明，稱他爲「聖的太戈爾」。日文的太戈爾著作的譯本與論太戈爾的生平與思想的書，立刻出版了不少。他的國家主義的論文集，即爲那時在日本的講演集。

自一九一七年歐洲大戰告終以後，世界上到處都瀰漫着和平的新覺悟。太戈爾的思想與精神益受各處求和平者的歡迎。他往來歐洲各地，爲印度民族向英國政府求自由，又與世界的知識階級的代表，如巴比塞 (Barbuse) 羅素 (Russel) 勃蘭特 (Brandes) 諸人組織「光明團」發表宣言。後來又回到印度，定居在鮑爾甫 (Bolgpur) 的和平之院裏，又計劃着把和平之院改組爲國際大學。他在他的國際大學宣言裏說道：

「在現代，人類的地理上的區分，差不多已經消滅了。不但各種不同的部落，便是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也都在生死的關頭，不是創造新的生活，便不免淪於滅亡。在我們的前面，引起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全地球的統一的國家的創造。把各民族都發展開來，便各成爲全世界的大

結合的一分子，也像把各個人發展開，成爲民族的一分子一樣，這在現在，不已是可能麼？

「所謂世界的大結合，是說把人類都團結起來，比現在一切的聯盟團體，更爲深切，更爲堅固。這種結合應該以人的神性的出發點爲基礎。我們應該建築一所世界的大殿，以供奉個人類公共的神道。這種理想實現的第一步是在於使民族都表示他們的精神的主宰。但在猜忌和鬭爭支配一切的時候，這樣的理想是不會達到的。所以我們應當創立人類相互交通的機關，以消滅各民族間的敵愾心。只有國際的大學，才配作爲這一種交通的機關。因爲在大學裏我們可以一塊兒尋求真理；利用了幾千百年來的人類遺產，一塊兒研究學術；全世界的藝術家可以共同創作藝術品；科學家共同闡發自然的祕密；哲學家共同解放人類的思想，聖人賢者共同實現人生的理想，他們幹這些，不但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國家，也是爲了全人類。」

「氣象學家曾經發明過一個真理；他們證明地面上的大氣都是屬於同一氣層的，雖然各處的氣候各不相同。我們可以同樣的證明人類在精神生活上是全相一致的，雖然體質可以各不相同。我們應該知道：所謂人類大結合，並不是把一切的民族都變成齊一，乃是說叫各

種不同的民族互相協調的意思。在現時，似乎大家都已負着這重要的責任了。爲了這個責任，我特在印度創立國際大學，我的意見，以爲這是促進東西人類相互協調的最善方法。我打算邀請西方各國學者到這這裏來，住在印度生活中來研究印度的哲學、藝術、音樂、由印度學的專家指導他們。」

國際大學發起的原因是如此。和平之院本是由太戈爾獨力擔任，絲毫不受英國政府的津貼。現在這個國際大學的經費也是如此。他把諾貝爾獎金捐給這座學校；他所有的著作上的報酬，也都送給了牠。

一九二一年，他又作歐洲之遊。這時，他已被他們稱爲傳道的大師，爲戰爭所疲勞的德國人，對於他所稱道的東方生活與東方思想，尤爲頌讚鼓吹。他在柏林及其他地方講演了好幾次，聽的人都十分的擁擠。入場券所售得的款，都捐入他的國際大學。他講演的台上，佈了一個森林的景緻。當他到郊外森林中遊散時，已有數萬人預先在那裏等候他。他一到，歡呼之聲大作，有許多人唱歌，還有許多小孩子手執鮮花到他面前跳舞。他在其他各地，所得到的待遇也是如此。最

近出版的創造的統一 (Creative Unity) 一書，即是他在這時前後所做的論文集。

他到歐洲去，原抱有很大的志願，他在一封信上說道：

『向來和平之泉都是源於東方，所以今日歐洲便不期而然的迴面向着東方來了。歐洲好像一個在遊戲中受傷的孩子，現在他正離去衆人，在找他的母親呢。這樣說來，東方怕不就是精神的人道主義的母親——能捨她自己的生命與人的麼？我們印度人還盲然不知歐洲人已在我們門前求救——還不知乘他們乘他們需要的時候，以人道主義與之；這真是一件可嘆的事！』

但印度人雖不知道救歐洲人，而太戈爾他自己則已開始到歐洲去做這種事業了。當他將倦遊歸來時，當他在盼望歸期時，心裏還憂愁着，躊躇着，想在歐洲至少再住上一年，以盡他的責任。

不過他究竟是一個詩人，——僅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對於傳道的事業，他似乎不大適宜。他自己說道：『當我向來在柏特瑪大河的河心住居的時候，我不過是個抒情詩人，但自從移居和

平之院後，我逐漸成了一個教師的模樣了；這是非常危險的，我的真實的先知的資格，從此就要斷送了。現在已是誰都向我請求教訓，生怕有一天我不免要使他們失望呢！所以他雖然很想盡他的在歐洲傳佈他的和平的福音的責任，而故鄉的精髓，黃金彭加爾的景色，却時時在他心靈呼喚他回去；他雖然在歐洲受到一種極熱忱的歡迎，極崇敬的待遇，而在他自己的心裏，却反覺得彷徨與不安。下面的幾封信，可以把他那時的情況充分的表白出：

「我在歐洲到處都受熱切的歡迎，料想你在報紙上看到了。我非常感謝歐洲人待我的好意，這是無疑的，可是在我的心裏，總像有些惶惑——而且也幾乎要暗暗地叫苦。

「凡是羣衆的感情的表示，其中總有一大部分是不真實的。羣衆的表示，往往不免過度誇張，這只是由於羣衆心理中感情累積的結果。就像在一座廣廳中所發的聲音，因為有室內各處的迴聲混合其中，所以所聽得的已全不是原來的聲音了。羣衆的感情，大部分是相率附和而成——這是非理性的，羣衆裏邊的各分子，都有根據自己的想像造成他自己的意見的自由。他們理想中的我，決不是真的我。我爲了這個擔憂，也爲了我自己擔憂。這使我對於我從

前的隱居生活，不禁起無窮的戀念，被迫在別人的幻想所構成的世界裏生活着。這委實是最煩厭的事了。我曾見許多人迫住了我，扯住我的衣裾，必恭必敬的向我衣裾親吻——於是憂鬱罩住了我的心了。我怎樣才能使這些人相信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並不是超出他們之上的，在他們中間也就有許多是值得我的尊敬的，我却又怎能使他們相信呢？

「可是我也知道在他們當中像我那樣的詩人，是一個也沒有。但用了這種的敬禮，來敬禮詩人，委實是不對的。詩人是在人生的筵席中司儀的；他所得的報酬，只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兒。假如詩人是成功了，他便被任爲人類的永遠的伴侶——只是伴侶，却不是指導者呀。但要是我被盛名的惡戲所捉弄，被他們扛到神壇上去了，於是在人生的筵席裏就沒有我的座位了。」

「那種盛譽，實非我所能當；實不能不謂之無相當的時間而施與過驟呢。這就是我感着驚異，厭倦——甚至憂悶的緣故。我自思正如一個家畜的羔羊，只能居在屋角庭隅，以嫵愛親

交友朋，倘若一旦廁身大庭廣衆之場，我便要覺得卑微，對羣星告不敏了。」

「凡我所到的地方，不論德國或斯坎德那維亞半島，都有一種熱烈的愛戀，隨着我，包圍着我，這事，我想你一定想不到。我所欲的就是欲回到自己的人民裏去——回到咒詛不絕的環境裏去。我生長在那邊，我工作在那邊，我在那邊給我的愛，所以我生命的收穫在那邊即使得不到完全的償報也不要緊。僅收穫自己的成熟，已給我以莫大的償報了。所以那邊的田野似乎有一種呼聲到我這裏來，那邊的日光是等候着我，那邊的四季更遞的季節是在問着我的歸期。他們知道我的一生都在把我的夢的種子撒在那邊。但是暮色已深沉的照在我的路上，我是倦了。我不欲得國人的讚美與責備。我只願休息在星光的下面。」

他從歐洲回來之後，即休息於彭加爾鮑爾甫的和平之院的裏邊。他現在年齡已高，不大高興出去，但遠遊之念却還未絕。明年三月間，林花燦發，山鳥奏歌之時，他大約會在我們中國的春光秀媚的地方出現。

他在晚年很想逃避名譽，雖然名譽的石碑已重重的壓在他的身上，他自己說道：「總有一天，我要從我自己的名譽中突圍而出；因為雖然有這龐大而且日益增長的障壁，阻隔着，但是柏特瑪河却仍舊在向我招呼呢。他彷彿向我說：「詩人，你在那裏？」於是我的心，我的靈魂都想去找尋那詩人。但是那詩人已經是不容易找到了。因為一大羣的人把榮譽堆滿在他的身上，他被榮譽壓在底下，已不能脫逃了。」

這是很可詫怪的，少年的作者總是努力向着名譽的山巔爬上去，他們雖不全以名譽為他們的太陽為他們的活動力的源泉，而享受名譽的愉樂，但至少是他們的成功的驕傲之一；至於已享盛名的作者，在飽饜了名譽的食品之後，却反漸漸的有些厭惡牠了，名譽反成了壓迫他們的重負，使他們不得不逃避。太戈爾如此，托爾斯泰 (Leo Tolstoj) 也是如此。

詩人的成功，即是詩人的寂寞；詩人的名譽，則如黑霧似的，使他不能找到他的自己。這即是太戈爾所以眷戀柏特瑪河上的自由生活而欲逃避出現在的名譽之牆的原因。

然而名譽究竟能逃避麼？名譽如好花的清香，如麝鹿的芬芳，如秋晨的晴空，如春池的綠波，

——不然，還比譬得不對，他們雖然如名譽一般，一附上去，便非待花枯了，鹿死了，白日終止，池水乾竭之時不能消滅，但名譽的壽命，却較他們爲更長更久。詩人的歌聲雖有止歇之時，而詩人的歌，却終將永久的，永久的，在新的活潑的必再唱出來；詩人的形骸雖有時面長眠於青松綠蘿之間，而詩人的名譽，却終將永久的，永久的，掛在千百代後的千萬人的口中。

「你是誰，讀者呀，在百年之後讀我的詩者呀？」

「我在這樣的春天的繁富裏，不能送給一朵花，不能送給前面雲端的一縷金色。

「請開了你的門，向外望着。

「從你的百卉盛放的園中，收集百年以前的已滅之花的芬香的回憶。

「在你心的愉樂裏，也許你會覺得在一個春天的清晨歌唱着而送牠的快活的聲音度過百年的時間的那種活潑潑的愉樂。」

——園丁集第八十五首。

詩人的不朽，不朽的詩人，誰能逃避了這名譽的不朽的牆呢？燦爛的春光，年年是繁花似錦，

綠柳如絲；靜謐的秋空，年年是片雲高掛，山色清幽；偉大的詩人太戈爾的名譽也將如這樣的春光與秋空，歷千萬年而不朽，而更新。人間的房屋不完全毀滅，他的名譽的牆是永遠不能倒的，——雖然他自己是想逃避出這座牆。

附錄

太戈爾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瞿世英

……無限之生——創造的愛……

吾人生存於宇宙間，生之所自來不可知，生之意義與價值亦不容易了解。數千年來經過許多思想家的研究，費了許多精神，然而仍舊不能解決這人生之謎。若將他歸納起來，無非就是根本的人生問題及人與其環境之關係的問題。這篇短文裏所要說的便是印度詩人太戈爾對於上列兩個問題的見解。換句話，就是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太戈爾不是個想建設什麼系統的哲學家。他是文學家。他的作品種類很多，有小說，戲劇，論文和詩。却不曾系統的說什麼關於哲學本身的話。所以要研究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時須要從他的詩文裏去找，再以我們自己的話爲之解釋。

太戈爾是以偉大的人格滯浸在印度精神裏面，盡力的表現東方思想；同時却受了西方的基督教的精神的感力。於是印度文明之火炬，加了時代精神的油，照耀起來，便成就了他的思想。他是絕對承認生活的，不是厭棄生活的。所以他在春之循環上說宇宙中全是生命，全是改變，全是運動。又說我們愛生命所以工作，而生命之起原與價值與意義就是愛。他說世界是從愛生的，是靠愛維繫的，是向愛運動的，是進入愛裏的。宇宙之創造是愛，而人生之目的亦是愛。他雖然竭力說精神生活之重要，同時却亦不否認物質方面。他在物質界中仍舊主張奮鬥做去（參閱春之循環五十五頁）他說「不，我決不關閉我感官的門。聽覺視覺觸覺的歡喜快樂要生出你的歡喜快樂來。」可見他的意思正是以物界為生命得到最高理想的一個地方。正是使有限的個人實現其無限的地方。但世界上種種事情都是為達到理想的精神的，若祇顧目前物質的快樂便不好了，燈也滅了，花也謝了，水亦涸了，琴弦亦斷了。

他以宇宙為不斷的創新，他說「舊的永久是新的。」他以宇宙是統一的，接續不斷的。宇宙與個人亦是統一的，調和的，都是惟一生命之運行。日夜在我血脈中運行的生命之流亦運行在

宇宙中和諧的跳舞着……在生死之海波中亦是這惟一生命在那里搖動，四肢爲此生命世界所感觸便覺着十分榮耀。這無限的精神充滿了宇宙，亦潛伏在個人精神裏。個人與宇宙不是相反的，是好好的朋友。早起凝視著晨光，便立刻覺着我在這世界上不是外人。人與世界的分別，不是最終的。若個人與宇宙永久相對立，怎樣能得着真理，怎樣能希望得着清潔的心；相反的永久相反，怎樣能得着調和的生活。生活之所以有價值有意義便因爲宇宙與個人是個大調和。人生目的便是要打破這相反處而入於精神生活。一切紛紜擾亂都溶成「一個甜蜜的調和。」

宇宙的創造是愛的實現，是絕對的實現，是神的實現。愛就是宇宙，就是絕對，就是神。（從這方面看他，是汎神論者）這創造的快樂——愛——是宇宙的母親，是宇宙的基础；用兩方面來表現他，這兩方面就是自我與非我。歌者唱歌便另外有個自我在他裏面，情人在他的情人中，可以尋着他的另外的一個自我，兩方面相互扶助添補着，促進了宇宙的進化。這更是宇宙的歷程，絕對的實現，但絕對怎樣實現呢？祇有靠着分離與聯合纔可以實現他自己。小孩子生出來了纔認識他母親，要離開了「他」，從「他」家裏趕了出來，纔可以自由的看「他」的臉面。（見

探果集) 但分離並不是宇宙歷程的終點。宇宙的目的也是無限的實現，宇宙是到「無限」的轉化的進行。

進一層說，宇宙便是神的表現，神的變形。所以他說：「你便是天，你也是集。」(見偈檀迦利) 這便是他宇宙觀的大概。從他這個宇宙觀便引申出他的人生觀來。他承認宇宙的大生命而人的精神又是本來與宇宙的大生命合一的，所以自然是承認人生的。他並且承認人的精神是最高的。他說有限中無限之顯現是一切創造的動力，而這種顯現的完成不是在佈滿星辰的天空亦不是在花的美裏，實在是人的精神裏。(見生之實現)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求「無限」以得不朽之生。我們祇要仍要回到小孩子的境界去。

他竭力主張生之不朽與無限。早晨起來燈雖然滅了，旭日却依舊高懸着。他說「死也和生一般隸屬於生命。」(見探果集) 在未達到最終理想以前，人的精神或靈魂必要經過許多死。或者說要經過些階段。「你使我生無窮，這是你所喜歡的。這個脆弱之器，你把他空了又空，永久將新生命注了進去。」(見偈檀迦利) 人要進取，必要重新，重新即吾人所謂死。其實正是為進步的

預備。人生是不朽的，是無限的。

但這種目的怎樣便能達到呢？人生達於無限並不是要脫離或躲開感官世界的紛亂，是要「精神化」了這世界而自身不沉淪於物質生活。人生的目的，便是快樂，但「人的快樂不在爲他自己得着什麼好處。是要將他自己貢獻給大於他的，大於他個人的觀念，如人類，如國家，如神均是。」（見生之實現）這便是不朽的途徑。換句話說，以愛的精神犧牲自己去服務人的，便是人生的正路。工作不過是遊戲，小孩要遊戲纔快樂，我們是要回到小孩子的地位去的，便應當工作。

太戈爾是個神祕主義者，說的話祇可於言外去領會，這上面說的，我以爲便是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在未完篇以前我要特地向讀者說，太戈爾不是談玄說虛的「詩家」。他的思想和柏格森、倭鏗都很相像，是表現時代精神的。讀了他的作品，便令人覺着宇宙的活動和人生的變化是有意義的，也是快樂的，便給人以無窮的勇氣。且看他下面的幾句話，便看得出他的愛人類的熱誠了。

「這裡是你的脚凳，那里放着你的脚，最窮的，最低下的，迷失了的（人）都在那里。」（見傳

檀迦利）

太戈爾的藝術觀

鄭振鐸

我們問了許多人，什麼是藝術？在最古的書上，他們的議論已經是紛紜莫定了；到了現在，仍然是如此。百人中總有九十幾個人的回答是不相同的。關於藝術的功能，尤為爭論最烈；有的主張藝術須要切合於人生的要求的，有的以為藝術祇是應藝術的衝動而發生，不受什麼功利主義的支配的。

太戈爾却是超乎這一切爭論以外，轉而「搜求藝術存在之理由，想找出藝術到底是因某種社會的目的而發生，或是應我們的美術之快樂的需要，或是因什麼表現的衝動而發生的。」

（人格，頁一六）

太戈爾以為我們對於這個偉大的世界的關係是非常繁複的。飢而食，渴而飲，我們則因一切物質上的需要，而與大地相接觸。知一切事實，則求而納之於簡單的法則以內；見了某種已然的事變，必欲發見其所以然的緣故，我們又因一切智慧上的要求而與大地生關係。但除此以外，

我們還有一種精神上的要求，一種人格的人 (Personal man) 的要求。人格的人與物質的人恰立在相反的地位；他也有他的喜歡與不喜歡，他也想尋找些東西以滿足他的愛的要求。這個人格的人惟有在我們脫出一切需要——身體的與知識的——的時候，才找得出來。

科學的世界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而是一個力的抽象世界。我們能夠藉着知慧的幫助來利用他，却不能藉着我們人格的幫助去實現他。藝術的世界則不然，我們能夠看見他，感覺得到他；我們能以我們所有的情緒來對付他。這個藝術的世界就是人格的世界。

這個藝術的世界——人格的世界——於我們有什麼必要的關係呢？藝術的發生的原因何在呢？藝術何以有存在的理由呢？

太戈爾對於這些問題回答得很詳細。他以為人與禽獸所以不同的地方，就在於禽獸是束縛於需要的範圍以內的，他們的活動不是爲了自己保存的需要，就是爲了種族保存的需要。換一句話，就是他們的一切能力都消磨於生存競爭的戰場中。但是人類則不然，他在生命的商界中，好像一個大商人。他所得的錢比他所消費的錢多。所以在人類生活中，有許多過賸的富財，供

他自由揮霍。禽獸也有知識，也能用他們的知識來保存養護他們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們止於此了。他們知道他們所處的環境，以求住求食，並且知道四時寒暖。人類對於這些事情，也必須知道，因為人類也是必須生活的。但是人類的知識，除了用在這種地方以外，還有許多餘賸。這個餘賸的知識，他可以自由享用，可以為知識而求知識；因此而他的科學與哲學得以形成。

同樣的，藝術發生的根源，也是如此。人類與各種動物，都要把他們的快樂或是不快樂，恐怖，憤怒，或是愛情的感覺表現出來。在動物的世界裏，這種情緒的表現到了「應用」的範圍，即停止不進。但是，人類則不然。雖然他的情緒的表現仍舊有「應用」的原意在內，而他的情緒的枝葉却長成發達，四佈在蔚藍色的天空中。換一句話，就是：人類的情緒的力量，除了應用在自己保存的目的以外，尚有許多餘賸着。這個餘賸的情緒，遂發洩而成為藝術的創作品。

當我們心裏起了一種感覺，除了對付引起我們感覺的對象外，尚有餘緒不能全為對象所吸收，因遂回到我們心上；用他的回波，使我們感覺到我們自己。我們窮的時候，所有我們的注意力全注在身外的衣食住。如果我們是一個富人；那麼財富的光線，一定會反射到我們心上，使我

們覺得我們是一個富人。這就是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能自省，能知道他自己的原因了。換言之，就是他所以比別的生物更密切的感覺得他自己的原因，就因為他的感情的力量除給他對象所消耗的而外，尚多出許多。所以在藝術中，人類所表現的是他自己，並不是他的對象——他的對象完全表現在科學中。

總之，人類是一個有餘賸知識的動物，他的餘賸的知識所表現的是他所見的對象，所搜集的報告的本身，並不是他自己；但是同時，他又是一個有餘賸感情的動物，他的餘賸的感情所表現的方是他自己，而不是與自己無干的外物。凡在藝術中表現出的對象，都是經過人的感情的洗禮，已與他的人格融成一片的了。

本來這個世界同我們是不相干的，——除了求衣食，求知識以外——有了我們的感情，無論愛，是憎，是喜，是悲，或是懼怕與驚奇，繼續的對他起了感覺，這個世界才成了我們人格的一部分。我們生長，他同我們一起生成，我們變遷，他同我們一起變遷。我們的情緒正像溶液一樣，把這個外象的世界，溶化成一個親切的有知覺的世界。

所以赤裸裸的事實的報告不是文學，因為事實是獨立於我們情緒以外的。我們說，日是圓的，水是流的，火是熱的，誰會引起了什麼感覺？但是朝陽初升的美景的描寫却是有永久的趣味與美感在我們的心裏。這就是因為所描寫的不是朝陽的本身，乃是我們自己心中眼中所感覺到的朝陽的景色；換一句話，就是我們自己的人格表現。

藝術的主要目的是人格的表現，我們都已堅確的相信。但是還有許多人却以為藝術的目的是『美的產生』(The production of beauty)的。在太戈爾看來，藝術的美不過是工具而不是藝術的完全的最著的特徵。他不過用來為更有力的表現我們的人格的工具而已。

藝術的描寫，不必詳細而當得其精神。不是一個藝術家而去描寫一棵樹，他必定要詳詳細細的把這棵樹的一切特徵都寫出來，但這却不是藝術的描寫。真實藝術家的描寫是忽視不重要的詳細的部分，而注重於主要的特性的。他把所描寫的對象的全部的個性精神，從宇宙之心表現出來，經過作者的人格化，而使之和諧，使之有情感。

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含哲學的抽象思想的——印度文學中此例最多——也有報告歷史

上的事實的，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文學的絲布中，總是織上了作者的如火的情緒與活潑的人格。的絲線在內的。凡是藝術，如有不經過作者的人格化——感情化——的，就不能稱爲藝術；因藝術就是發生於人類賸餘的感情的；並且就是人類的人格的表现。

以上是把太戈爾對於「藝術者何？」這個問題的答案，略略的敘述一下，但是太戈爾却始終不肯把「藝術」二字，下一個定義。他以爲定義這個東西，祇不過是使人制限他自己所見的範圍並且使他自己看不清楚所見的東西而已。

以下再略說他對於藝術的功用的意見。

他以爲在我們生命裏，我們有「有限」的方面，我們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我們自己，譬如我們喜歡吃飯，吃完了飯，我們這個欲望立刻就消失了；又有「無限」的方面，就是我們的靈感，我們的快樂，我們的犧牲，這是無限的。人類的這個無限的方面，必須表現他自己在某種含不朽的元素的象徵裏面。他用了超越世俗的材料，建築了一所樂園給他自己住。「因爲人類是光明的兒子，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如完完全全實現他們自己，他們必感覺得他們的不朽。當他們感覺到

這一層，他們立刻伸展他們不朽的範圍到人間生活的任何部分，建築他的這個真實世界——真與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藝術的功用。惟有在藝術方面，人類才顯出不朽。所以「藝術就是稱我們爲「不朽世界之子」的，就是宣告我們有居住在天國的權利的。」

所以在表面上看來，藝術似乎是無用，其實他却人類高尚的精神與情緒方面，不朽方面的主宰。『如果你把所有的詩人和所有他們的詩，擯出世界以外，祇要一會兒，你就立刻可以發見——因他們的不在——活動的人的能力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實在供給生命汁給他們的收穫地的究竟是誰了。』

太戈爾說：『作事的人常把他們的事務弄得出了音韻和諧的地步，這就是我們詩人所急要把他弄和諧的了。』

現在世界作事的人，那一個不『把他們的事務弄得出了音韻和諧的地步？』這正是藝術家所急要出來『把他們弄和諧的了。』

十，十二，二十。

太戈爾之「詩與哲學」觀

張聞天

人類漸漸要發現，我們要找請「詩」來替我們解釋人生，來安慰我們，來支持我們。沒有詩，我們的科學不會完全，並且現在許多關於宗教的與哲學的，也要被詩所替代……

——Matthew Arnold——

一

太戈爾是大詩人，也是大哲學家；他的詩就含有他的哲學，他的哲學也就是他的詩。如生之實現是他的哲學而又是一首散文詩，如園丁集，如新月，如探果如飛鳥集等是他的詩而又包含他的哲學。中國介紹他的人很多，我現在不必多說別的，只說他對於詩和哲學之關係的見解。

什麼是藝術的目的，更進一步，什麼是詩的藝術的目的，在春之循環裏，太戈爾說：『我們（詩

人）把人類從他們慾望的束縛上解放出來。」（一八頁）真正藝術的功用是達到自由的大路，藝術家幫助我們忘了我們和世界的約束，並且顯示那把我們連結到永久上去的不可見的連接。真正的藝術把我們的思想，離開單純的機械生活，把我們的靈魂舉到天上。他把「自我」從忙碌的世界的種種活動裏釋放出來。他打破那關閉心靈的牢獄，破除那遮蔽光明的障礙。

一切藝術的祕密是在「自我的遺忘」。詩人或藝術家，使我們心裏的詩人或藝術家得到自由。但是只有那藝術的創造是從自我遺忘的快樂上生出來的。那纔能做這類事業。真正的藝術家把他們自己舉在一切熱情，慾望之上，放到那等待光明的精神狀況裏。他離開一切別的東西，把自己相合於他情願解釋的特別對象，把他的意識完全沉沒在這對象裏，並且失了他的自我。當自我與非自我，內在的生命和在外的生命，和合一致的時候，藝術就會產生。因為藝術是在這類快樂裏產生，他還產生快樂。

但是當我們說藝術的功用或目的是在產生快樂，我們並不是說藝術家專門拿產生快樂為目的，並不是說那專門想法去娛樂的那一類頹廢派的藝術。藝術的創造和娛樂都是自然而

然的，並且是無意識的。凡藝術家的衷心所感到的，在藝術品中找到他的外形。從洋溢的心裏流出來，口就說了。威廉·勃來克（William Blake）說『過餘的路引到睿知之宮。』照太戈爾的意思，藝術的起源是『在過多的境界裏』（人格，頁十）過多的能力，在藝術裏找他的出路。藝術是快樂的產兒，是人類過多的能力的表現。一個人要得到一件東西，他就用他的音調發言，但是如其他沒有這種目的，他就唱。一個人要達到他的口的地，他就用他的腳走路，但是如其他沒有這種地方走，他就跳舞。一個人要記載一件什麼事情，他就用一枝筆寫，但是如其沒有呢，他就畫圖。假如我們的時間，我們的精力，都爲了戰爭與商業，科學與實業，那麼我們就不能去費掉寶貴的光陰和精力在歌唱，跳舞，畫圖！我們社會裏就沒有藝術家容身的餘地。藝術是休養裏產生的，在近代西洋那種生活忙的社會裏決不會產生，在藝術裏，我們並不追求肉體與精神的滿足，却不過感覺與歡樂，而非分析與度量。事實的重複可以轉成用途與利益，至於那「太陽是圓的，水是液體，火是熱的，」就要不能容忍。但是日出的美的描寫，完全沒有經濟的功利的價值，就有「永久的興趣，——因爲在那里，這不是日出的事實，只有我們自己，是永久的興趣的目的。」（人

格，頁一五）藝術所相關的世界是人格的世界。藝術是人格的表現，固然，一切活動都是自我的表現，但是別的活動是有目的的，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但在「美」的裏面，我們沒有別的目的。

我們要曉得一件東西，因為曉得了，我們就可以用他。但是在藝術裏，自我的表現沒有別的目的，他自己就是他的目的物。他不是要滿足肉體和精神的需要，他是發其所不能不發。他的表現是自然的，是不知不覺的，不是人爲的有意如此的。『當我們的心，完全在愛裏，或者在別的大情緒裏，覺醒的時候，我們的人格是在他的潮流裏了。』（人格，頁一七）詩不是做的，是沖出來的。他是過多的表現，在那里，全人格完全出現了。

藝術不是教訓的。他是去快樂，不是去勸導。他是無意識的，在鼓勵我們達到尊貴的目的，不是把功課教給我們。哲學可以勸導，可以辯論；宗教可以勸告，可以命令；但是藝術只使我快樂。勸導和教訓也許是藝術的結果，但是他的目的只在快樂。他用自己的光明照耀，但是這種光明也許產生別的結果。藝術的一種的詩的目的也是在生趣，不在利益。

但是這快樂不是肉體的快樂，肉體的快樂是印度人所極力反對的。他們出世就是對於這種快樂表示反對。他們所講的快樂是精神的快樂，那美的情緒是精神的經驗，不單是主觀的感覺。藝術如失了得到精神自由的方法，單成了下等人的娛樂品，他就不是真正的藝術了。

二

雖則詩的目的不是把哲學告訴我們，但是如其一首詩不包有哲學的幻想便不能完成他的目的。詩一定要供獻一種人生觀，使我們對於實在有更完全的見解，黑格兒說詩的目的在『把諧和的宇宙的究竟理想的形狀，放進想像的形式裏。』亞里斯多德也謂詩是一切文學中之最有哲學思想的，他的目的就是真理。真正的詩人，在每一部分裏能夠看到全體，並且使他的詩表現他的全幻想。歌林 (Churton Collins) 在詩的真功用 (The True Function of Poetry) 裏曾經說：『詩的真使命不單在供給快樂，不單在表現有利或有害於人的感情，不單在增進我們人性的與人生的知識，他的使命是在理想的真理的默示……』這作品是不是詩，我們只消看他是否給我們以幻想的全體呢，或者只不過說一點表面上的現象，所以與其說詩與哲學是

不相容的，不如說詩之所以爲詩只因爲他是哲學的。

因此，如其心靈不在和平狀態，決不能產生好的詩。混亂的心靈決不能做好的詩家。生命的節奏，表現他自己在詩的節奏中間。只有心中有音律的，舌頭才有音律。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靈魂和靈魂外的東西諧和，把內我外我和合一致，纔可以得到詩的歡喜。詩是宇宙的音律在人心中的反響。

所以遁世的人，悲觀的人，都見不到宇宙真義的所在，均沒有詩人的資格。詩人一定要在現世裏找到快樂，一定要有「自然」的與「創造」的熱愛。太戈爾描寫藝術家的靈魂和宇宙魂的關係，說：「世界間藝術家道——「朋友，你曾經看見我嗎？你愛我嗎？——不是因爲他供給你衣食而愛，也不是因爲你找出了他的定律而愛，却因爲他是個人的而愛嗎？」藝術家回答道：「是的，我已經看見你了，我已經愛你并且知道你了，——不是因爲我對你有什么需要，也不是因爲我爲了我自己的權力的目的拿了你并且用了你的定律。我知道能够行動，能够驅動，并能夠引導到權力的勢力，但這不是那個。我看見你在你就是我的地方。」（人格，頁二二）對於宇宙的純

愛，是世界上真正藝術家的態度。一個詩家要在無論什麼地方看到美，一定要愛地球。他的心靈在世界上像在家裏一樣，一點沒有奇異的感覺。他一定要叫出來「這地球也是屬於創造天的他嗎？」（採果集頁五五）固然，世界上也有喧嘩的聲音，也有罪惡，但是真正的詩家在喧嘩裏可以找出和諧，在罪惡裏看出善。在流轉不居的時間裏見有永久；在有限的空間裏看出無限。自然，他也感到醜與罪惡像感到痛苦一樣，但是在真正的詩裏，像在一切真正的藝術裏一樣，究竟是調和的。

詩家也許可以表現他的藝術在描寫世界的悲劇的背景，但是他相信一切的究竟只有和平與和解，不是不和與失望。這並不是說戲劇的末了一幕一定要團圓，小說的末了一回一定要榮封，也並不是說他一定要把世界當爲一點衝突一點相反也沒有的清淨的天堂。詩人應該面向「醜」惡與悲慘，可怕與不完全，但是在究竟，讓我們覺到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是再好沒有的罷。他也許可以描寫心靈的擾亂，但是結論只能說在這擾亂的下面有和平伏着。凡一種藝術的結果只有厭惡與不滿意的印象留在他人的心上，我們不能稱爲真正的藝術品。真藝術品最後

的感覺應該是勝利與滿意

蠢笨的世界也許包含不和與矛盾，但是詩的世界，這是純化了的自然，不能有這些東西。大概言之，只有片面的見解，那是科學與散文的專利品，能够把矛盾作爲一切的究竟。在他們看來，世界也許顯示出疑問，但是在哲學家與詩人都不能如此。他們的功作是在顯出衝突與混亂不是最後的東西。世界的美與秩序，在詩人的幻想裏，哲學家的心裏，同樣的重復創造出來。哲學家說一切的不和諧由於不了解和諧；詩家在惡東西裏指示好的心靈給我們。世界永久的和諧在詩人的歌裏可以聽到。『我的詩人，從我的眼睛裏去看你的創造，立在我耳朵的大門口去靜聽你自己的永久的和諧，是不是你的快樂』（吉檀迦利頁六五）

三

所以自然派對於詩的概念，不能成立。因爲藝術和自然有分別，所以自然派的詩也和真正的詩有區別。前者只消觀察，而後者對於觀察的材料須要默想。前者我們的心是在相對的被迫狀態，而後者則在活動狀態，對於觀察的對象反省。哲學不是常識是批評，所以詩不是生命是他

的批評。哲學不在編置事實是在把事實化成定律與秩序，所以詩不在抄襲事實是在解釋事實。哲學啓示事物的真義，批判膚淺的表面現象，所以詩人反過事物的醜狀顯出他們內在的精神美。照唯心派所說，哲學是經驗的結構，那組成哲學探討的初步的世界直接感到的事實，把來綜合一下破除他的直接性與外表性，就是詩人的想像力，也把世界上的事實去表現全體的精神。所以詩不是沒有想像力的抄襲生命與物質。詩人的目的是在啓示事物內包含的生命，物體內藏着的靈魂。哲學家告訴我們，機械作用不是宇宙的究竟範疇，詩人在我們以為死的事物中看出生命。真理不是單在適合事實，詩也不單是模仿自然的事實或心體的流動。他們倆都是「創造的再造」。他們倆都是生命的明鏡，不是表面上的生命，是最深最好的生命。假使像自然主義的作家一般單把看見的事實一點不加組織的直寫下來，這不是真正的詩。美是真理不是自然主義，詩是創造不是抄襲，是幻想不是仿效，是圖畫不是照片。印度的思想對於沒有精神的自然，素來不注意的。藝術是人心要捉到自然界事實內在的美和精神的意義的努力。世界上的事物其本身是不美的；但是他所暗示到的事物是美的。對於自然裏所包含的精髓的中心是眞藝

術所必要的。詩是宇宙心的歌唱，詩人全經驗的發揚。

但是真的詩是明省與情感的化合物，單有情感不能歌唱，沒有思想去規律他，就不能實現，就不能有詩。『詩不單是情緒或表現的事情，他是形式的創造思想被潛在詩人內工作的精巧的熟練變成形狀。這創造的能力是詩的起源。感覺、情感或言語不過是他的原料罷了。』(Letters, Modern Review, August 1917) 做一首的詩總須有一番努力，一番明省，不是隨便可以寫得來的。詩人的生活是濃厚的作活，因為只在濃厚的生活，明察纔會產生。

其次再看極端的理想派，對於詩的見解如何。這派以為詩完全是理想的，對於人生實際一點關係也沒有。批評古典主義的詩人，靠了他的想像力和一時的熱情，去自造夢想鄉，極樂界，提倡什麼為藝術而藝術，抹殺一切深在於人生間的苦痛和深愁；其不切實，其抽象，也是大謬的。真正的哲學告訴我們，現實與理想，自然與藝術，人生和批評與觀察和明省的分別是相對的。這二方面都是相互而成的，不能有什麼分明的線可以把他們劃開，現在自然派和理想派強把他劃開來了，所以似乎這二方面是相反的，是不能調和的。其實『藝術本身是自然。』真實的就是理

想的。詩應該包含實經驗的原素，而再把他們放在理想的光明之下。

所以在太戈爾看來，唯實唯心各趨極端，都是錯誤的。唯實主義要藝術照那種粗糙的表面
的現實，原模原樣的重表出來，其錯誤正和唯心主義不走現實的街道而空望海市蜃樓相同。他
採用真正的見解，就是二者更高的結合，限止二者而又充實二者。藝術不是單管現實的與不完
全的，也不是單管理想的與模糊的，都是在自然之下含有理想。『我相信在理想的生活裏，我相
信一朵小花裏，有一種活力潛伏在美裏，這活力比最大的砲還有力量。我相信在鳥的聲音裏，自
然用大於雷霆的力量表現他自己。我相信有一種理想飛翔於地球之上——一種天堂的理想，
這不單是想像力的結果，是究竟的實在，一切東西都向了他行動。我相信這天堂的幻想，在日光，
碧草，泉流，美滿的春光裏和冬天早晨的安祥裏都可以看到。在這地球的無論什麼地方，天堂的
精神是覺醒的并且發出他的洪聲。』(W. W. Pearson 所著 *Shantiniketan* 上太戈爾的跋
語)

太戈爾對於自然有這樣的熱愛，自然的各方面都是美的表現。他並不是爲愛自然而愛自

然，他因為把他當爲神的附帶品；他不因為他可以把無窮的快樂放到人生裏，是因為那親熱可以得到更高的精神生活。在太戈爾看來，一片草葉，一個原子也從不可知那裏帶來了消息。一切花草蟲魚都是崇敬的記號，一切森林都是廟，一切山之巔，海之涯都是上帝的住宅。總之，他對於宇宙魂抱有確信。沒有這確信，他就不是詩人。所以神的內在的哲學應該爲真實而又偉大的詩的基礎。爲精神力所籠罩了的詩人之心可以直透入自然的表面捉到生命的跳動。

在太戈爾看來美是主觀的。一切東西可以爲美的車子，就是奇異的也不是沒有用的。『在藝術裏，人顯示他自己不是他的對象』（人格，頁一二）只消我們有了精神的和諧，於是全世界就會在音樂裏湧出來。一切東西都靠我們自己。『像我們彈弦子一樣：假使彈的太弱了，那末我們只覺察到彈；假使強了，那末我們的彈有一種音調回轉來并且我們的意識也加強了。』（人格，頁一五）一切東西都靠我們的彈。反言之，我們的心是一張琴，一切東西觸上去可以發成聲音。總之，真正的詩是現實理想化了的，是理想現實化了的；并且我們還是有極其實在的東西，不過這東西比現實的東西，有更高的性質。丁納孫（Tennyson）也有詩比事實更真實的話。所

以最偉大的詩一定要包含幻想真實的哲學。沒有哲學的幻想，就不是偉大的詩。

四

詩是創造的而散文是敘述的；詩的究竟是在本身，而散文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真實的詩家有創造的幻想造成美靈魂的和平可以拿可見的美的名詞編置出來，那詩人可以用靈敏的意象和尊貴的詞句表出他的理想。假設有創造的存在，那末不問是韻文或不是韻文總是詩。韻律的規則是爲了詩人，並不是詩人爲了韻律。韻律是他的奴僕，不是他的主人。專門方法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那般專攻音律而沒有創造觀念或精神的幻覺的人，只能稱爲韻律家，不能稱爲詩家。他們的作品是韻文，不是詩。單講聲調格律不問內容，是沒有生命的，是沒有美的。像宗教沒有信仰，道德沒有義俠氣一樣。在太戈爾看來，形式與幻想是一個東西，不能分離的，靈魂與物質是一個東西；外形是內在的表現。外形而適合於內容，則我們稱之爲真，不適，則稱之爲不真。S. T. Coleridge 說：「在某種質料上我們給他一個預定的形式，這種形式不一定是從質料的性質上產生的，那麼這是機械的形式——像把溼的泥土給他一個我們所情願給他的

樣子使他就是乾了還是保存，而有機的形式是天生的；他從內部發展出來就形成一種樣子，發達的充分就是外形的完成。這是生命，這是形式。」

有許多人說太戈爾不是大詩人，因為他不拘形式。其實形式不過幻想的運轉車，自我實現的一種方法。藝術的究竟不各形式的實現，是精神的實現。印度人決不是爲了形式崇拜形式。他們的藝術論和黑格兒有同樣的見解。「用外形來顯示內容是單爲了心的與精神的原故。」（美學，第一章，九十一頁）藝術家是要把他的理想物質化了，拿靈魂顯示給我們。

藝術的目的是在自我實現。美凌巧爲這個表現的重要原素。所以有人想美的產生是藝術的目的。其實「藝術中的美也不過是一種器具，並不是他的完全的，究竟的要點。」（人格，十九頁）因爲有許多人以美爲藝術的目的，所以就將形式當作重於內容。詩人的天才像太戈爾決不受種種形式的拘束。他打破一切舊習慣，創立他自己的規則。我們翻開他的詩一讀，我們就可以覺到甜蜜與光明之外，其中還有音樂和音節。

總之，只有精神去創造形式，沒有形式去產生精神。拘於形式的人，一定失掉了他自己創造

的精神，就失了藝術的真目的。

五

我們上邊已然說詩和哲學是不能分開的，那末爲什麼大家都把他們當爲相反的呢？這自然是由於大家對於哲學的誤解了。他們以爲哲學家不過拿他的全身體供給理智去受用罷了。他的心，他的道德性却讓他餓死。近代的哲學家就是這一類人，他們是物質主義者，是功利主義者，在他們看來：

If bamboos were made only into flutes,

They would droop and die with very shame.

They hold their heads high in the sky,

Because they are variously useful.

譯大意：（假使竹頭只能製成笛，他就要愧羞而死，他們高昂他們的頭在空中，因爲他們是有用的。）

——春之循環第四十七頁——

理知所拿到的，是很膚淺的。哲學的理想決不能單用智慧的範疇達到。要提到哲學的理想，我們須要冥想與神祕的透視。要洞見宇宙的真理，用邏輯和分析是不會得到的，一定需要直覺。那批智慧主義者天天和幾個空洞的字眼，概念和範疇玩弄，就失了他的真理和實在。神祕主義開啓上帝所居住的房門的祕鑰。太戈爾在飛鳥集第一四七頁裏說：『死字的塵埃附着在你的身上，快快用沈寂洗滌你的靈魂』。所以假使哲學家不過是智慧的形而上學者，只對於邏輯的智慧崇敬而不是直覺的透視者，當然哲學對於詩沒有什麼關係了。所以太戈爾以爲「智慧的詩」這名詞是自相矛盾的。

一個直覺的哲學家，他已經升到小自我之上，已經得到意識的真自由，那麼，他和聽到靈魂的密語而發爲音節的詩人就沒有什麼分別。這就是古印度的哲人，他們打開束縛，啓示他們的靈魂在大經典的裏面。這就是太戈爾！

還有許多人以爲詩與哲學所以相反，因爲詩所取的是生命，變動，流轉的方面；而哲學所取

的是靜寂，不動，不變的方面。以哲學爲淺薄的，無生命的和無實體的，而以詩如富厚的，熱烈的，和生長的。但是我們已經看見這是不正當的，並且是單方面的。哲學所取的是流轉不居的，而又是靜寂不動的全體。詩和哲學決不徒見其表而不見其裏。哲學和詩是一眼看見人生的批評或解釋。他們都反對貧窮的滿足。所以有人謂哲學見其抽象而詩見其生命，是極不對的。

六

詩人崇敬上帝爲美的精神，而哲學家崇敬上帝爲真理的理想。詩是美的神座，哲學是真理的廟宇。二者不是相反的，真理是美，美是真理。實際是絕對的，雖是實現的方法有種種。哲學告訴我們，福音的幻想怎樣束合種種名詞與關係在實在的精神的全體內是「實際」。詩個性化這種哲學的幻想。

太戈爾是明省的思想家，但是他的理知和明省是隸屬於想像力和情緒。他的哲學觀，捉在他精神的幻想裏，安放在他詩的創造裏。他的詩的精神是他的生命的精神。那抽象的和智慧的範疇充滿了看見了的和實現了的事物的光明和溫暖。

可見「神祕主義不合爲好的詩」這句話，根本上是不通的。我們可以說真詩一定是神祕的。大經典的作者都是詩人和哲學家。波斯大部分的詩人也都是神祕的哲學家，他們拿精神完全的狀態的得到爲目的，在這狀態裏靈魂完全吸收在神的沉思裏了，並且達到了世界上肉的快乐排除。永久是在這輩詩人的眼睛裏。哲學與宗教的創造力在亞洲的藝術與詩的創造裏是極其重要的。哈維耳 (Havell) 說：「印度的藝術是不問有意識的美的追求，像找求一件有價值的東西是爲了這東西的原故；他的大努力常常傾向於一種觀念的實現，從有限達到無限。並且他們還常常相信只消不變的努力去表現地上的美之精神的源流，人心就會逐漸得到神的全美。」(印度藝術的理想 [Ideals of Indian Art, P. 32]) 皮亞 (Laurence BinYon) 也說：「不是裸體人形的榮耀，在西洋的藝術這是最尊貴，並且最能表現的記號了；不是人格之驕傲的，並且有意識的直說；却是一切思想能引我們出於我們自己入到宇宙生命之中的，却是比「無限」的指示，從祕密之源頭上來的密語，這源頭是山水、草木，和一切能告訴我們更強的權力和態度；這就是他們安居的，受到安慰和親愛的題目。」(遠東的圖畫 Painting in the Far

Maat, P. 22) 經過相像而連結看見的和看不見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是印度人藝術的目的。那「人類的真世界的建築……是藝術的功用。在他感到他的無限的地方，在他是神的地方并且這神是在他內的創造者。他是真正的。」（人格，頁三一）所以我們不能說因為太戈爾的詩是神祕的，所以他的詩不是好詩。他詩的神祕固然是無疑的，但是因此他在詩人之林所以占有永久的位置啊！

七

哲學與詩雖走向同一目的，而他們的起點却不同。他們從不同的方面達到實際。哲學的目的是在拿到集合宇宙的各方面的總合，而詩的目的是在投到通觀世界一切東西的美的幻想。哲學是用思想去思考全世界的渾一。他的目的是在宇宙的原理；但是假使這原理是帶有某種深沉的，濃厚的情感，假使他捉到全意識而不單是智慧所應許的，那麼，哲學的幻想就變成創造的和詩的思想灌滿了情感與其他意識的要素就會高舉到「沉思」的界限裏。在這種狀態的靈魂，就得到帶有自意性與創造性的想像的幻想。這就是所謂神祕的了。但是假使那種宇宙論

不過思智慧的條規，那麼詩與哲學間之不同還是不會結合的。哲學家硬放其手於「分別」之上，而再在思想的總合裏調和，這種調和總之是抽象的并且概念的。詩人不用理知，只用直覺。他對於真理全不去推度，他很深沉的感到這真理是真實的，并且充滿了意義。他生活人生，并且從人生上蒸發去他的信條。這人生的活的一體在一切詩的直接性和實在性都有的，而在哲學的議論裏只能論到他。哲學的強分別，在詩的流動裏就融成甜蜜的和諧。創造的幻覺和詩的衝動，衝出來像火山的爆烈一樣。拍拉圖對有詩人的描寫，說詩人是剝去了理知而充滿了神的人，在哲學家也是可用。我們的結論是詩人如果不是哲學家就沒有詩人。真詩人一定是真哲學家，真哲學家一定是真詩人。

八

哲學告訴我們世界是合理的；詩告訴我們他是美的。哲學把世界和我們的理知調和；詩把他和我們的情感調和。無秩序與不合理，哲學是不能容忍的；自然與社會的醜惡，詩是不能接受的。最大的悲劇起初看去似乎是悲哀的；詩人在他的裏面找到善的世界。他顯示我們憂愁「不

是憂愁却是快樂』(Wordsworth語)世界的究竟總之是可愛的。詩把我們的靈魂和合世界的音調，并且使得我們感到世界是值得生活的地方。他的這樣做，不是用種種概念和議論，是用音樂和幻想。詩是直接觸到你的想像力使你歡喜，他不是要使智慧信服，却是要使靈魂信服。哲學家所見到的幻想，詩人把他重新創造出來。他在他的作品裏把那幻想實現出來。哲學是生活在詩裏。詩拿血和肉給他。但他不是把哲學觀念給我們，却是那觀念的生活。哲學和真知識的傳佈沒有一件中間物比詩再好的了。真理溜進人的心裏是無意識的，不用努力的，很容易的。華滋渥斯 (Wordsworth) 說：「從心上發出來的走到心裏。」詩並不要做真理的陳說，他不過是經驗的表現。他表現他心中所蘊藏的，用情緒洋溢到靈魂裏把精神浸到快樂的浴盆裏，詩能够使讀者表同情於詩人之心，呼吸詩人的空氣。詩是可以嗅的花兒，可以味的甜蜜，而不是教的。他不是用事實與原理塞到心裏，他不過給一種方向。他不是教導，是觸到心上。如作為傳佈知識的器具，他比哲學要好；因為哲學的結論常常要運到智慧裏，他不一定能夠滿足人生的別一方面，雖是真哲學的結論不但單滿足智慧并且滿足人生的全體。「世界不過在人的知覺的模型上取到

形式，尚不過是他的感官和他的心的片面的世界。像客人一樣，還不是自家人。只有他走進我們情緒的裏面，他就完全是我們的了。」（人格，十四頁）『詩帶給我們已用情感變為有生命的，種種觀念，容易去變成我們天性的生活資料。』（人格，十五頁）我們有一種保證，就是詩人是生活在他的詩的中間，因為他所說的是從他生命上來的。太戈爾說『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也許我做了許多不真實的事物，但是在我的詩裏，我從沒有說過假話——我的詩是我生命的最深的真理顯示的神聖之處。』詩人的作品，帶有他的生命和個性的印跡，而凡是一人生命的一部，一定能夠走進別人的生命裏。詩人是以人的資格對別人說話。詩激動人的全心，因為這是人心的自由和無束縛動作的表現。並且真正的詩強迫別人接受詩人的信仰，因為他是用熱情與努力去表現的，讀了他就是信了他。藝術家可以強迫那批不能捉到哲學的推理者默從，假使世界上的真理，不能用證明和辯論的鎚子敲到一個人的腦子裏，那麼詩人的韻文的美尚可以贏得達到心的路途並且成功那推理力所失敗的地方。在那有幻想和香味，音樂和聲音的地方，人就可以覺到反抗的無力，並且他的能力也消沉到靜寂裏去了，詩引起想像力並且讓邏輯沉迷，理知

安息。在詩裏，我們並不要證明，因為詩是他自己的證明。如其太戈爾激動過印度人的心，那就因為他是詩人，不因爲他是哲學家。但是在他的作品裏就包含着古印度藝術的理想，就是「使印度宗教和哲學的中心觀念合於一切的印度主義，去滿足那般不文的而又不是不學的印度農人和有知識的婆羅門人。」（印度藝術的理想引言）太戈爾完全是印度哲人的承繼者。他的著作，覺醒了許多精神生活的可能性。他的歌已經變成了印度人的國歌，他的歌充滿了有生氣的字眼和燃燒的思想。他的字眼，快樂我們的耳，他的思想，滲灌到我們的心裏。他的詩同時是充滿心中的光明，是激動人的血的歌，是鼓動人心的聖歌。太戈爾，印度人的太戈爾，世界上人類全體的太戈爾，他發揮他的天才，發展他的生命，來供獻給印度人，來供獻給世界！

——此篇根據太戈爾之哲學第一二兩章——

太戈爾的婦女觀

張聞天

印度人對於婦人的見解和西洋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以為男子和女子的關係等於「主」Subject 與「客」Object；「形式」Form 和「內質」Matter 的關係，這都是一全體 的互相補足的功用，是有有機的關係，不能分開的。

太戈爾的婦女觀當然也帶有這印度的思想，他以為男女是互相的補足，文明應由男女兩性平均發展其不同的天賦，然後這文明是真文明。他說在人生的二方面，靜與動或「住」Being 與「變」Becoming，婦女是以「住」的方面占優勝的。現在的男子，拚命擴張活動的界限，積聚財富，爭到權力。『在近代史上所謂文明權力的文明，已為男性所獨占，女子差不多被推到黑影中去了。』這種單方面的向外發展，就是說他們下邊沒有結實的基礎。『這種男性的智慧文明的創造是白不爾（Fidel）的塔，他們竟敢去否認他們的基礎，所以因此倒了又倒。所以人類的歷史是在一層一層的破瓦頹垣上生起來的；不是連續的生命的生長。現代的戰爭就是一個

好例。那智慧所產生的，不過代表機械的權力的經濟與政治的組織，時常在根本的人生世界上忘記了他們的「重心」(人格，二〇五——二〇六頁)

然則怎樣方是女子補足男性文明缺點的功用呢？太戈爾又說：「女子的功用是泥土的受動的功用，他不但幫助樹木的生長，并且使這生長保守在一定限度之內。那樹木一定要有生命的冒險，發出并且伸張他的枒枝於各方面，但是他一切更深的連鎖是深藏并且固着在泥土之中，這泥土更幫助他生長。所以我們的文明也要有這種廣而深并且安定的受動的元素。這決不單是生長，却是生長的和諧。」真正的所謂文明，所謂進步都是這種諧和的前進。「這好像一種節奏，他不阻止世界的運行并且引導他們到真和美的中間。」(二〇七頁)

太戈爾以為婦女的世界是人格的世界，是要達到完成的世界，是基本人生律的世界。但是婦女的世界在那里呢？太戈爾以為家庭就是他說：「家庭的世界是各個找到個人的價值的境界，所以他的價值不是市價是愛的價值；這就是說上帝在他無限的恩惠裏賜給他的一切衆生的價值。這個家庭的世界就是上帝賜給婦女的禮物。」(二一二頁)但是太戈爾却並以爲「家

庭生活是婦女的惟一生活。」他以為家庭生活就是人的生活；合理的人的生活現在只在家庭生活中露一些端緒而已。

但是太戈爾始終認定女子對於文明的貢獻，是另一種的，和男子不同；男子的各種活動，女子可以不照抄。他說現在的婦女都被權力狂帶去了。她並不覺得她的職業是在家裏。她不安定了。她怕結婚和母道。她受男子的侵占，也不得不在公事房，工廠，車站，店鋪裏和男子經營的專利品競爭了。她想仿效男子并且把她的生活變成人功的和不自然的。她想要解放她的女性。『當她對於常物的興趣的能力失掉之後，於是間暇用空虛恐嚇他們，因為他們天然的感覺力失掉了，周圍一切的東西都不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了。所以他們把他們自己弄得癡狂般的忙碌，不是在利用時間，是在充滿時間。』(二一—一頁)『在現在的時期，假使把他們當為種族的母親，生之存在的需要和更深的同情和愛的必需的總管，他們就覺得他們就失了面子。』(二一—四頁)總之，他們受了男子的誘惑，拋棄了他們真正的上帝，失却了他們的樂園！

太戈爾對於現在的女性的態度是不滿意的了；却並不因此絕望；他說現在社會的不平衡

的危狀，至終要女子來挽救的；他對世界的女子說：『你們一定要踏進并且把你們生命的節奏放進權力的雜亂的運動裏！』（二〇七頁）『你們一定要安放婦女的全重量在人類世界的創造裏恢復失了的社會的平衡』（二一七頁）因為現在的世界被男子弄得昏天黑地，死傷悲慘散滿在人生的大道上。『所以婦女一定要走進那各個人被傷殘的世界；她一定要聲明這各個人，這無用的這不重要的，都是她自己的。她一定要在她的小心之下保護那一切的情操的美麗之花被熟練的科學所熾笑。』一切男子所施的不純潔，她須一掃而盡之。婦女的責任比從前大了，她工作的場面已要超越那家庭的生活範圍了。世界上一切被羞辱的個人都對她下請求書。『這些個人一定要找要他們的真價值，重復把他們的頭升到太陽的光明之下，并且經過她的愛重新他們對於上帝的愛的信心。』（二一八頁）

『婦女假使自覺到她的責任的重大，她就能夠帶她清潔的心和一切同情的力到建築精神文明的新工作上。固然，她的觀察也許是狹的是瑣屑的，恐怕要弄錯了她的大使命。但是正因為婦女是被辱了的，是生活在男子背後的蔭暗裏的，我想她一定在等待她的文明裏可以得到

她的補償』(二二六頁)

從以上稱引的看來，無往而不用精神主義的太戈爾對於婦女的觀察也是以精神主義立論了。

——此篇根據人格中論婦女的一章——

太戈爾對於印度和世界的使命

張聞天

讓我們爲了善，爲了真，爲了人人的永久，爲了你（上帝）的心的聯合的天國，爲了靈魂的自由，堅確的立定并且努力的忍受。

——印度人的祈禱——

一

太戈爾是印度精靈的結晶，他所喊出來的，就是印度人的內心裏所要喊出來的，印度人的悲哀和快樂，希望和失意，懷疑和信仰，都在他的書裏可以找到。印度人精神的飢餓和不安定，都要他去拿他的詩和音樂去安慰去撫摸。太戈爾是古印度人的兒子，今印度人的母親！

二

要打破一切虛偽的，形式的，無用的東西，另建一精神的宗教以適合於內心的慾望，是印度

一切改革家最急最大的問題。太戈爾就是這種人，他在種種宗教的內面，淘去陳腐的，迷信的廢物，找出共同的一個神來。在他看來種種崇敬的外表雖不同；而深在宗教經驗的心大都是相同的。所以太戈爾對於宗教的使命是在執着單一的宗教，拋棄種種的宗教。他的宗教是純粹的，是自由的，不受一切教會的規律，人爲的方式所阻礙。無論那一時那一地的人都可以在他的宗教裏找到滿足。他的宗教觀是對於神的確信對於人生的熱愛。

三

太戈爾在現在印度認爲最有害於國家生命的源流的，是階級制度了。固然，他也知道階級制度在印度的價值，並且他還承認那立於階級制上最上層的婆羅門人所抱的理想是不錯的。他們以爲最高尚的人是用犧牲和純潔的心思才力去追求精神的理想的人，他們判斷人生的價值不用財富的多寡，却拿靈魂的發達爲標準。所以太戈爾也知道階級制度在印度是根據於自由，終結於自由，他的目的是在博愛。但是這種制度使各人都安於社會制度給他的位置，固定他們生命的活動性，不但使他們對於一切壓迫無條件的服從，並且對於強權反生崇拜之心。所

以他說：『要印度人的再生，第一件就在拿去這種情形。』打破這固定的門戶，拉倒那關閉的牆垣，讓神的光明湧進來光照我們。

四

太戈爾以爲印度人現在比一切都重要的是在保守他們的靈魂，保守他們愛好和平，崇敬神的天性。他的眼光不放在經濟的方面，他是放在精神的幻想方面。他以爲印度如能靈魂上自由并且能保守他精靈的個性，那末其他一切東西，都可以加上來。

現在的印度已漸漸受了西洋人物質的侵掠和佔有的影響，一般有志之士，都想在物質方面謀所以補救之方，而不知內心已失調，外面之修補，一點也不能救藥的。太戈爾說這批人所付的代價就是靈魂。他對於印度的現狀是很悲觀的。他澈頭澈底是在主張精神方面的發展，生命的發展。

五

『我生生死死都情願在印度；不論他如何貧困，悲苦和哀愁，我最愛印度。』他是印度的熱

愛者因爲印度重直覺而不重智慧；重宗教而不重科學；重自由而不重指導；重生命而不重占有。他不表同情於那般一味盲從新的人以爲古的東西一切都不中用的，在他看來進步與更改是在保守古時的理想并且建築在這理想上。保存了印度式的靈魂，那末西洋一切好的可貴的可採取。西洋與印度的理想是可以調和的，只消印度人以其精神的理想爲根據。印度的精靈雖已在睡眠狀態，但尙沒有死；雖是他的心房的跳動漸漸的緩下來了，但是還沒有停止。他雖受種種的推殘而精靈的燈光尙沒有熄滅。所以太戈爾對於現狀有些悲觀，但是他確信印度的將來，他拿他愛國主義的生命的火燄鼓吹他的國人努力去創造對於祖國的虔敬，對於他進步的熱情。

六

太戈爾對於印度現代的教育方法根本反對。這樣教育完全受物質主義的支配，抄襲西洋的。他的聲音，不過是回聲，他的生命不過是一個引用的記號（Quotation），他的靈魂不過是一個腦子，他的自由的精神不過是物體的奴隸。太戈爾謂現代的學校『不過是特別造來爲磨成

一式的結果的工廠。」人類的個性和心的變化多端，他都不管的，靈魂的發展和自由思想的進步的自由是沒有的。宗教和藝術，道德和精神方面，完全浸到科學的公式和社會的法律裏了。

太戈爾覺「教育的目的是拿真理的合一授給人。本來人的生活很簡單，人的各種不同的原素是完全諧和的。但是當理知從物質的和精神的分離以後，學校教育只完全注重在人的理知和物質的方面了。我們只注意把知識灌進兒童的腦子裏，而不知這種片面的注重適足以加強三者的分離。」至於如何可以培養精神生活呢？很簡單，只消讓靈魂很自由地很自意地去表現他們自己罷了。他在 *Bolpur* 地方自己設立了一個學校，他拿近代的教育方法和古印度教養靈魂的理想併合，實行他宗教的藝術的理想。

七

太戈爾反對把藝術和工業分開，就是反對把「用」和「美」分開。機械一天一天代替印度的手工業了。他並不反對機械的介紹進來，他反對的是機械的精神和由此而產生的結果，西洋人產生工業主義的惡果，只因爲在工業上消滅藝術，人生上消滅宗教的原故，如其印度而亦

走此同一方向，則工業主義之產生亦在所不免。如其採用印度人的精神，那麼工業和宗教就會在一起行動，印度可免工業主義之禍。

假使工業和藝術不分離，那麼工作就是藝術的表現，工作就會有興趣有快樂，人類創造的精神和表現的慾望就可在工作裏滿足。每一個工人就會懂得他所做的不但供獻用者身體上需要還給了他自己精神的幸福。

八

但是印度人對於藝術是什麼，藝術的真功用是什麼，大都忘記了。在太戈爾看來，藝術就是生命的表現，他的功用就在解放人生。藝術可以使我們刺入那包藏了「永久」的帷幕，並且顯示給我們看。可是近代的藝術完全受了物質主義的影響，沒有中心，沒有永久的價值。除了滿足獸的慾望之外，沒有什麼了。其實也怪不得他們，在這物質主義，金錢萬能，人類變了機械的時代，當然產生不出什麼藝術。

要藝術與生命的再生，需要一番宗教的運動。宗教是生命的呼吸，而藝術亦惟和合了宗教

才能偉大。古印度人在一切物件形式表現運動之內看見美和看見神一樣。假使這種精神恢復了，那麼一切生命都要變成藝術的，並且使我們在多方面發展藝術的可能性。

九

「來世」與「運命」之過甚其辭，也是阻止印度向上發展的缺點。他們把來世和運命看得太着實了，所以就看輕現世，及現世的種種努力。禁慾主義等都由此見解而來的。

在太戈爾看來這都是不對。只有對於生命的熱愛和現世的熱愛，才能實現神的天國。所以宗教是日常生活的一種靈感，是放在現世裏和公平戰爭的戰士的手裏的勢力。這不是逃世，是入世，是爲人類的幸福之大競爭。這不是生命的滅絕，是生命的大發展。

運命只能約束人類的肉體，並不能及於精神。精神是自由的。一個人把自己的心靈關閉了，和世界全體分開，而完全受希望與恐怖的支配，是不自由的；反之，當他知道他在宇宙裏的位置，並且在他的生活裏實現出來，那麼他是自由的。他的自由的增減，要看他的不自利心的增減。所謂運命，不過是人類的退縮的別名罷了。太戈爾是不相信運命的。

太戈爾對於印度的政治，以爲即使印度有好的政府的各種便利，印度尙不能稱爲自由。因爲自由不是離開人生，或者殺却官能，却是自我的擴大，人格的擴張，並且是官能和慾望的散開。要達到這目的，除非我們有了自管的權，因爲「一個人做自己的主人翁的權，是人的權利中的最大者了。」

印度現在沒有這個權，這權被人家奪去了。奪這權的，是英國人，但是太戈爾並不怨恨英國人；他以爲一個國家的受難，一定有可以受難之因。印度人的物質主義和自私自利心的發達，就是所付的代價。印度上級人如何對下級人，所以英人也如何對待印度。所以如果我們的社會生活裏歡迎殘忍的強暴，我們決不能問人家要絕對的政治自由。

所以印度人現在所急需，不在爭外面的問題，而在找求他們自己的遺產，去贖回在世界上的真地位。這遺產是什麼？「人生的簡單，神視的分明，心地的純潔，和宇宙的和諧，并在創造裏無限的人格意識的理想。」要恢復這遺產去救印度的墮落，太戈爾又以爲非宗教的復生不

可！

印度人是要自治的！如其英人因此而施以壓制手段，太戈爾也不肯屈服的。他說：「他們越是束緊他們的索子，我們越是要咬斷這索子；他們的眼睛越是變紅，我們的眼睛却越是張開。現在是你們去工作的時候了，不要再做甜蜜的夢了；他們越是叫喊，我們的睡夢也可以更快更好的治好。」

他希望英國再不要有那做世界的主人公的迷夢。這是不可能的。一國的文化，風俗，人情都不相同，你什麼能夠把他活活的吞下去呢。他以爲印度現在所希望的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評或商業的利用，却是知的同情和實在的指導。

十一

太戈爾是宗教式的理想家，他對印度大喊：敗比不名譽要尊貴的多，憂愁比恨怒要好的多，受苦比使人苦要好的多；讓我們學習受苦而不恨，犧牲而不失望。讓靈魂除了永久的正直以外，不向別的鞠躬。這就是太戈爾對於印度的使命。

但是我們不要誤會太戈爾只知東方的好處而不知西方也有好處。他最歡喜西方人對於社會服務的熱心。他稱讚西方人的有規則，有秩序和自由。他說「……歐洲人告訴我們對於公同的善的義務比對於一家一族的更重要；並且那使社會免於亂動的規律的神聖，因此得到進步的連續，和保證在人生的各地位裏一切人的公平。尤甚者，歐洲把經過數十世紀的犧牲和成功所得到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思想和行動的自由，藝術和文學的思想裏的自由——的旗幟，高扯在我們的心前。」

他以爲西方文明的缺點即在於重視物質過於精神的，政治過於宗教的，權力心過於和平心的。這政治的趨勢表現在許多方法裏。太戈爾以爲這樣的文明是死的不是活的，惰性的不是謹慎的，機械的不是精神的。這次大戰爭就是對於歐洲人崇拜錯誤理想的懲戒。

戰後的歐洲一定須要採取東方的理想，就是那精神愛，美和自由。而這理想的代表者就是印度。所以太戈爾很榮耀地說道：「是的，你的光明和歡喜是潛在東方去解放世界的靈魂。」

傳布東方文明，太戈爾自告奮勇的一力擔任下來；他斷言東西文明溝通之後的世界便是和諧的世界，但不是一致的世界。假使世界變成了一個模型，還有什麼意思呢？所以太戈爾主合各民族之長以成一民族；不主以一民族的文明支配全世界。他主張把各國的國民性盡量發揮而這發揮又不礙到世界的諧和。他說『我們要切認只有經過種族的個性的發展，我們才真能達到普遍性；並且只有在普遍性的精神的光明裏我們才能完成個個性。』

各國的國民啊！你們把你們的個性的禮物拿出來，供獻在人道的祭壇的前面罷。太戈爾這樣絕叫；而他自己呢，早決心把印度人的禮物奉出來！這是太戈爾對於世界的使命，也就是印度人對於世界的使命呵！

——此篇根據太戈爾之哲學第四十五章——

太戈爾的重要著作

據 B. K. Roy 的太戈爾與其詩 (R. Tagore: The Man and His Poetry) 一書上說：太戈爾的彭加利文的著作，共有三次重要刻本：第一次刻本係著者自己編定，並自己題其卷帙，第二次刊本爲其友人 M. C. Sen 所刊，Sen 把他的詩，依其思想的類似而分卷和題名，最近加爾各答的 India Publishing House 又發行一種新刊本，一切都照第一次刊本之舊，許多被 Sen 本所刪去的詩，仍舊在這本裏添下了。

Roy 所舉太戈爾重要的著作如下：

詩集

Sandhya Sangit.

Kahanika.

Probhat Sangit.

Kanika.

Bhansingher Padabali.

Kahini.

Chahi o Gan.

Sishu.

Kari o Komal.

Naibadya.

Prakritir Pratisodh.

Usharga.

Sonartari.

Kheya.

Chaitali.

Gitanjali.

Kalpana.

Gitimalya.

Kutha

雜 目

Raja.

Bisharjan.

Raja o Rani.

Sharodotslab.

Dakghar.

Balmiki Prativa.

Chitra.

Bidaya Abhishap.

Malini.

Goria Galad.

小說

Gora.

Rajarshi.

Nowkadubi.

Galap Gucha.

Chokherbali.

Projapatir Nirbandha.

Bowthakuranir Hut.

雜文

Bichitra Probandha.

Swadesh.

Prachin Sahitya.

Somaj.

Lok Sahitya.

Siksha.

Sahitya.

Shanti Niketan Series.

Adhunik Sahitya.

Bhaktabani.

不過這些都是彭加利文原著，我們無從領略，現在祇就已譯成英文的二十幾部介紹一下。所有太戈爾的書籍，都由英國和美國麥美倫公司 (Macmillan and Company) 一家出版，所以不必分別注明了。

(一) 詩歌

- (1) 迦檀吉利 (Gitanjali)
- (2) 採果集 (Fruit Gathering)
- (3) 園丁集 (The Gardener)
- (4) 新月集 (Crescent Moon)
- (5) 飛鳥集 (Stray Birds)
- (6) 思餘 (Thought Relics)
- (7) 情人之貽與岐路 (Lover's Gift and Crossing)
- (8) 飄流和路旁 (Fugitive and the Wayside)

(二) 戲曲

- (1) 郵政局 (The Post Office)
- (2) 暗室之王 (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
- (3) 齊德拉 (Chitra)
- (4)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 (5) 犧牲和其他 (Sacrifice and Other Plays)

(三) 小說

- (1) 餓石和其他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 (2) 姨母和其他 (Mashi and Other Stories)
- (3) 家庭與世界 (The Home and the World)
- (4) 沉船 (The Wreck)
- (5) 哥拉 (Gora)

(四) 論文

(1) 生之實現 (Sādhana: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2) 人格 (Personality)

(3) 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4) 創造的一體 (Creative Unity)

(五) 自傳

我的回憶 (My Reminiscences)

(六) 信札

彭加利的景物 (Glimpses of Bengal)

(七) 譯文

葛拜耳詩集 (Poems of Kabir)

關於太戈爾研究的書

(1) 太戈爾與其詩 洛依著

(R. Tagore: The Man and His Poetry. by B. K. Roy)

(2) 太戈爾傳 里斯著

(R. Tagore: A Biographical Study. by Ernest Rhys)

(3) 太戈爾的哲學 拉哈克里希南著

(The Philosophy of R. Tagore. By S. Radhakrishnan)

(4) 山底尼克頓 批爾孫著

此書述太氏創辦的「和平之院」之事。

(Shantiniketan. by Pearsen)

(5) 特文拉特那斯太戈爾自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M. D. Tagore)

特文拉特那斯是我們的詩人拉賓特拉那的父親。